

滿洲實錄





滿洲實錄卷五

太祖兵進范河界

五月十七日，帝率諸王大臣統軍征明國。至十九日，進邊，克撫安堡及花豹衝三岔兒，大小共十一堡。二十日，招服崔三屯，其周圍有四堡民，招之不服，遂攻取之。大兵營於三岔兒堡，留六日，犒賞三軍，均分所得人畜。先令兵送人畜歸國，又傳令衆軍沿屯搜掘糧窖，運畢，安營。二十八日晨，大霧，卯時，有青赤白三色氣，自天墜於營之兩旁，上圓似門。及起營時，氣之兩頭墜於軍之前後，相隨十五里，方散。

六月二十二日，廣寧巡撫遣通事一名，從者五名，及前送書者共七人來，言兩國修好，令送還所擄之人。帝曰：吾征戰所得者，雖一人何可還哉？若以我為是，於所得之外，更加金帛方和；若以我為

非，我則不和征，伐如故。令來使回。

太祖率兵克清和

七月二十日，帝率諸王大臣，統大兵征明國，入鴉鵲關，環攻清河。其城守副將鄒儲賢領兵一萬固守。其中礮手約千餘，兼滾木矢石齊下，滿洲兵折城墜梯攻之，不避鋒刃，躍入，四面兵皆潰，其城遂拔。將鄒儲賢及兵眾俱殺之。一塔牆醜場，二城官民棄城走，遂論功行賞畢，起兵回遼陽，行二日，復撤回，折一塔牆醜場，二城將周圍之糧運盡，方班師。當克清河之日，有明國副將賀世賢領兵五千，出靉陽，擄滿洲山林所居新棟鄂寨殺七人及妻子，共約百餘而去。

時秋成，帝命納鄰音德二人，率四百眾往嘉木湖收穫。嘉木湖在渾河界藩河之間。戒之曰：晝則督農收刈，夜則避於山陰處。當今宿南山，明宿

北山今宿東山，明宿西山，於受敵之處，而能謹慎者，斯為貴矣。納鄰音德違帝命，被明之偵探潛窺數次，至九月初四日，總兵李如栢遣兵乘夜直抵收穫處，殺七十人，未曙而回。其餘三百三十人得脫，帝定二人違命之罪，籍納鄰之家，音德家產半沒入官。又以葉古德偵探不明，籍其家三分之一。帝與諸王大臣議曰：今與明國為敵，我國居處與敵相遠，其東邊軍士，途路更遙，行兵之時，馬匹疲苦，可將馬牧於近邊地，西近明國，於界藩處築城。議定，遂經營基址，收聚木石，因天漸寒，且止。

九月二十五日，遣兵略會安堡，斬殺甚衆，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斬於撫順關，留一人割雙耳，令執書回，其書曰：若以我為非理，可約定戰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決戰；若以我為合理，可納金帛，以圖息事。爾大國乃行竊盜，襲殺吾農夫一百，吾將殺

汝農夫一千。且汝國能於城內業農乎？遂回兵。至二十九日寅時，東南有一道白氣，自地衝天，形如大刀，約丈十五丈，寬丈餘。十月十一日五更時，東南更有白氣，自星出，約寬五尺，直衝明國。至十四日後不見，其出氣之星，每夜向北斗漸移。至二十九日，直越北斗柄，自此以後不見。

十二日聞東海瑚爾哈部長納喀達率民百戶來降，命二百人迎之。二十日，至上陞殿，降衆見畢，設宴，將舉家來歸者列一處，有遺業而來欲還家者，另立一處。其為首八人，各賜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隻，冬衣蟒段皮裘大褂，秋衣蟒袍小褂，四季衣服俱備，及房田等物。其欲還者，見之留而不去者甚多。乃附信與還家者，曰：滿洲軍士欲殺吾等，圖我人畜財物，汗以撫聚人民為念，收為臣僕，不意施恩至此，吾土所居弟兄眷屬，可皆率之來。

十二月初二日，遼東經略楊鎬遣承差李繼學同前放還者二人
至。

乙未，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征葉赫。令大王率
將十六員，兵五千，於扎喀關防禦明國，自將諸王大臣，統大軍起
行。初一日，深入葉赫界，自克伊特城，尼雅罕寨，略至葉赫城東十
里，將投誠人畜皆截取之。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餘處，盡焚
之。又取蒙古所牧牲畜，此蒙古乃附葉赫者乃收兵離城六十里安營。當進
兵之日，葉赫遣使往開原，總兵馬林處告急。林遂領兵來助，與葉
赫合兵一處，出城四十里，見我兵勢重，懼不能敵而退。帝亦班師。
二十二日，令明國使者李繼學及通事齎書回，其書曰：「皇帝若聲
遼人之罪，撤邊之兵，以我為是，解其七恨，崇以王位，豈有不罷兵
之理？再將我歲幣及撫順所原有勅書五百道，並開原所有勅書

千道，皆給吾軍士。至我與大臣，再加段三千足金，三百兩銀，三千兩兵，乃罷。

二十六日，令穆哈連領兵一千，收東海瑚爾哈部遺民。

二月十五日，遣人夫一萬五千赴界藩處，運築城之石，令騎兵四百衛之。

太祖破杜松營

是月，明國命總兵杜松

榆林人

王宣

保定總兵 榆林人

趙夢麟

陝西人

劉綎

江西人

人李如栢

遼東總兵 鐵嶺人

馬林

宣府人

賀世賢

榆林人

副將麻岩

大同人

監軍

廣寧分巡道張鈐

大名府人 海蓋道康應乾

河南人

遼陽分守道閻鳴泰

保定人

開原道潘宗顏

宣府人 文武臣等統兵二十萬，侵我滿洲。諸臣

剋日起兵，至遼陽。經略楊鎬以二十萬兵，號四十七萬，遣滿洲人

一名，係取撫順時叛投者，於二十四日齎書至。言大兵征取滿洲，

領兵將帥及監軍文臣齊至。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時，分路前進。後明兵果會於瀋陽，分為四路。約三月初一日，齊出邊境，合兵攻取滿洲都城。約定，遂起兵進發，乃分左翼中路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監軍道張鈐領兵六萬，順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總兵李如栢、賀世賢、監軍道閻鳴泰領兵六萬，往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總兵馬林、副將麻岩、監軍道潘宗顏領兵四萬，往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總兵劉綎、監軍道康應乾領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三月初一日，諸王聚於朝內，辰時，哨探飛報曰：「昨二十九夜，見明國兵執燈火出撫順關，此報猶未奏聞。其南方哨探又來報曰：「昨日未時，明國兵自棟鄂而進，諸王遂奏聞於帝。帝曰：「明國兵來是實，吾南方已有兵五百，即將此兵捍禦之。然明國故令吾南方預見其兵者，是誘吾兵南敵，其大兵必從撫順關來。」

今當先戰此兵。卽時令大王與諸王大臣領城中兵出，正行之際，哨探又來報曰：見清河路兵來。大王曰：清河路雖有兵，其地狹險，不能遽至，姑且聽之。吾等先往撫順關迎敵，遂過扎喀關，與達爾漢轄按兵候帝。四王因祀神後至，曰：吾築城運石之人夫俱無器械，界藩山雖然險固，倘明將不惜其兵，必竭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將奈何？今吾兵急往其地，人夫一見，而心自慙矣。大王與眾大臣等皆善其言。卽令兵盡甲，未時，行至太蘭港，大王與達爾漢轄欲掩兵俟帝。四王不悅，曰：何故令兵立於僻處？當於顯處耀兵布陣，運石人夫見我兵至，亦奮勇而戰矣。額亦都曰：貝勒之言誠是也，吾等當向前立於顯處，眾皆從之。遂前進，與明兵對壘布陣。我兵未至之先，杜松王宣趙夢麟領兵前來，時滿洲護衛人夫騎兵四百，伏於薩爾許山谷口，伺敵大兵過半，擊其尾，殺至界藩河，合

運石人夫，據於界藩之吉林山險，杜松兵圍而攻之。山上騎兵率
衆人夫一戰，折明兵約百人。正攻守之際，諸王俱至，見明兵二萬
攻吉林山，又一枝兵立於薩爾濟山上。大王二王三王四王謂衆
臣曰：吾人夫內有衛兵四百，更令兵一千登山協助，往下衝殺。以
右翼四固山兵夾攻之，其左翼四固山兵可瞭防薩爾濟山敵兵。
言畢，遂令兵一千往吉林山。帝至，問諸王曰：汝等所議破敵之策
若何？諸王遂將前議告之。帝曰：天將晚，卽照此指揮可也。今令右
二固山兵益於左四固山，先破薩爾濟山所立之兵。此兵一敗，其
界藩敵兵自喪膽矣。再令右二白旗固山瞭望界藩敵兵，俟吾兵
自吉林山下衝之際，協力以戰。時我兵離城三十里，以內壯馬者
先至，疲馬者陸續而進，其遠方兵皆未至。六固山兵進攻薩爾濟
山，敵兵布陣發礮接戰，我兵仰射衝殺，直破其營，不移時，敵衆屍

覆成堆。其助吉林山之兵，自山而下，正衝擊之際，右二白旗固山渡河前進，夾攻之。明兵連發火礮接戰，我兵奮勇衝殺，遂破之。橫屍堆積，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死於陣中。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軍器與屍衝於渾河者，如解冰旋轉而下，追殺明國兵二十里，仆屍聯絡至碩欽山。天色已晚，令兵沿途截殺逃竄之兵。

四王口口破龔念遂營 太祖破馬林營

明國左翼北路總兵馬林兵，是夜至尚間崖安營，鑿壕擊鼓傳鈴，周轉巡邏。我兵見之，遂星夜來報大王。次日大王領兵三百餘先往馬林方起營，見大王兵至，遂停兵布陣，四面而立，遠營鑿壕三道，壕外列大礮，礮手皆步立大礮之外，又密布騎兵一層，前列鎗礮，其餘象兵皆下馬於三層壕內布陣。此營西相距三里，又一營

兵立於斐芬山，大王見之，三次遣人馳報滿洲，後至兵陸續赴大
王營不絕。明國左翼中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領車營騎步
兵一萬至翰輝、鄂謨處安營，遶營鑿壕列礮。帝率四王領兵不滿
千人，令一半下馬步戰。明營兵一齊發礮，四王率騎兵突入步兵
遂摧覆戰車，大敗其兵。四王領兵盡力追殺，龔念遂等皆歿於陣。
中帝方立馬眺望，大王報到言敵已至高間崖，帝聞之，不待四王
之兵，急領隨從四五人，午時至其處，見敵兵四萬已布陣而立。帝
曰：吾兵當先據山上，向下衝擊，其兵必敗矣。眾兵將登山，見敵眾
營內兵與壕外兵合，帝曰：是兵欲來戰我也，不必登山，可下馬步
戰。大王遂往左，二固山令眾兵下馬，時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營
西面兵遂來戰。大王謂帝曰：吾當領兵前進，即策馬迎敵，直入其
營後。二王三王與諸台吉等併力殺入，兩兵混戰，敵兵遂敗，勦殺

大半。其六固山兵見之，前不待後，行伍亦不暇整，飛奔明之大營。營中兵發礮接戰，我兵發矢衝擊，明兵勢不能敵，大敗而走。我兵乘勢追殺，死者漫山遍野，副將麻名等皆斬於陣。總兵烏林僅以身免，血水分流如陽春釋雪，尚間崖下河水皆赤。

太祖破潘宗顏營

乃收兵攻斐芬山潘宗顏之營，令兵一半下馬向上攻之。宗顏兵一萬，以戰車為衛，鎗礮連發，我兵突入，摧其戰車，遂破其營。宗顏並全軍覆沒。時葉赫錦台什布揚古領兵來助明國，至中固城，聞明國兵敗，大驚，遂回。

四五口口口敗劉綎前鋒 四五口口口破劉綎營 諸王破康應乾營 阿

敏貝勒敗喬一琦兵

帝收大兵，申時至古爾本方安營。有偵探來報曰：南方棟鄂與清

河路呼蘭二路之兵，向都城而進，遂令達爾漢轄領兵一千先往。帝駐於是處，翼晨，又令二王阿敏領兵一千繼之。帝隨率諸王等領大兵，行至界藩，因破敵，乃殺牛八隻，謝天祭旗。大王曰：吾領從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後，汗可率兵而徐進。帝允之。大王遂起行，繼而三王亦行，四王乘馬至帝前，問曰：大王果前去，吾欲與同之。帝曰：汝兄扮作哨探，前聽消息，汝可隨我同行。四王曰：大兄既已獨往，吾等何故留後？言畢，亦起行。夜近初更，大王乃至都城，徑往宮門內，時后妃及公主等正聚於此，見大王至，曰：今又聞有二路兵來，柰何？大王曰：撫順關原二路兵已敗，盡被殺矣。此來兵，吾已有兵迎敵，且不能至，吾待父命前去接戰。大王夜出城十五里，至大屯，候帝祭旗畢，申時，自界藩起行，至五更，過大王二王四王入城。天明，令諸王領兵，敵寬甸路劉綎之兵。帝於都

城留兵四千，以防清和路。李如柏賀世賢之兵。當劉綎兵出寬甸時，梗鄂路民皆避於山林。劉綎兵焚遺寨，殺跛瞽不能移者，向前而進。牛彖、額真托保、額爾納額赫三人，率守衛兵五百，迎敵搏戰。被劉綎大兵圍住，額爾納額赫死於陣中，折兵五十。托保領殘兵四百五十餘人逃出。會達爾漢轄兵。達爾漢轄遂伏兵於山谷隘處。已時，大王、二王、四王率大兵出瓦爾喀什，正行之際，劉綎部下精兵二萬前來，令一萬兵野掠，見我大兵，遂登阿布達哩岡布陣。大王領兵欲自山上向下擊之，四王曰：「兄領大兵在後，相機，吾當領兵上山，向下擊之。」大王曰：「此言最善，吾行於山之西，汝令右翼兵登山，向下衝擊，汝可在後觀之，慎勿親入，負吾言也。」四王率右翼兵前進，領精兵三十，超出眾軍之先，從上下擊。兵刃相接，正搏戰之際，後兵亦至，衝擊而進。大王亦率左翼兵自山西而進，明兵

大潰，遂走。四王隨掩殺之。又見劉綬二營兵來，乘其未布陣之先，殺入，劉綬戰死於陣中，全軍覆沒。我兵乃安營。見監軍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於富察曠野處，四王駐兵，諸王隨皆至，遂列陣前戰。見應乾部下兵皆執篋笏，竹桿長鎗，披藤皮甲，朝鮮兵皆披紙甲，柳條盔，鎗礮層層布列。當進戰之際，明營中鎗礮連發，適大風驟起，其煙塵皆反向本營，迷漫昏黑，竟無所見。我兵遂發矢衝入破其二萬兵，掩殺殆盡，風塵遂止。康應乾僅以身免。帝前遣二王與達爾漢轄擊明遊擊喬一琦營破之，一琦率殘兵奔入朝鮮都元帥姜功立營。

姜功立率兵歸降

諸王又見朝鮮兵營於古拉庫山，諸王各整固山欲進戰。姜功立知明國兵敗，大驚，遂倒掩旌旗，遣通事執旗來曰：此來非吾願也。

昔日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土地，當此急難，賴明助之，得退倭兵，此恩當報。今調吾國兵，焉敢不來。若宥吾罪，願往納降。且吾兵有在明國兵營者，汝已殺矣。今營中盡我國兵，惟有明之遊擊一員，並相從兵丁而已。吾即獻之。諸王議定，乃曰：爾等若降，主將可先來；不然，必戰。令通事回告之。姜功立曰：吾今領兵且宿於此，若身先往，恐衆軍混亂逃走。今令副元帥先見諸王，即宿於營。吾率衆翼日即降。言訖，盡捉明兵，擲於山下。琦見勢急，遂自縊。於是副元帥來見諸王。次日姜功立率五千兵下山來降。諸王設宴相待，令朝鮮管兵先往都城，帝陞殿。都元帥副元帥率衆官叩見。帝待以賓禮。五日小宴，十日大宴。諸王既殺盡劉綎兵，駐三日，收人畜盈甲及器械回兵。初七日，乃至戰三路兵時，我兵約折二百人。

經略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卽撤李如柏賀世賢之兵。如柏自呼蘭處回兵時，有我哨兵二十人見之，乃立於山上吹螺，作後有大兵狀，將帽繫弓稍，揮之，喊噪而入，殺兵四十，獲馬五十匹。於是明兵大潰，奪路而走，自相蹂踏，死者約千餘。三路兵已破，帝笑謂諸王曰：「明國君臣以二十萬兵，聲言四十七萬，分四路來戰，各國聞，若以為我分兵破敵，必謂我兵衆，若以為我往來勦殺，必謂我兵強，究言之，聞於四方，無有不稱善者也。」

三月二十一日，令朝鮮降將張應京及官三員、通事一人，書七大恨之事，遣書一封，遣二使者與之俱往。書曰：「昔者金元二國之主，併三四國，歸於一統，雖如此，亦未得享國長久。吾亦知之。今勤干戈，非吾樂舉，因明國欺凌已甚，故興此兵。吾自來若有意與明國結怨，寧蒼鑿之。今天之眷顧我者，豈私我而薄明國耶？亦不過是

者是非者非，以直斷之。故祐我而罪明國。爾兵來助明國，吾料其非本心也。乃因爾國有倭難時，明國曾救之，故報答前情，不得不然耳。昔者金大定帝時，有朝鮮官趙惟忠，以四十餘城叛附。帝曰：吾征徽欽二帝時，爾朝鮮王不助宋，亦不助金，是中立國也。遂不納。由此觀之，吾二國原無仇隙。今陣擒爾官十員，特念爾王，故留之。繼此以往，結局惟在王矣。且天地間國不一也，豈有使大國獨存，令小國皆亡耶？吾意明朝大國，必奉行天道，今違天背理，欺凌我國，橫逆極矣。王豈不知又聞明國欲令子姪主吾二國，辱人太甚。今天之意，以為吾二國原無釁隙，同仇明國耶？抑以為既助明國，不忍背之耶？願聞其詳。

四月初三日，帝曰：戰馬羸弱，當趁春草餵養。吾欲據界藩築城，屯兵防衛，令農夫得耕於境內，遂親西往卜基築城。又擇曠野處牧

馬，繼選騎兵一千，於初九日遣入明鐵嶺境，俘獲人畜一千。

五月二十八日，朝鮮遣官一員，從者十三人，併前使者齎書至。其書曰：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朴化，致書於滿洲國主馬法足下。吾二國地土相連，明國與吾二國，至今經二百餘載，毫無怨惡。今貴國與明國為仇，因而征戰，生民塗炭，不特鄰邦，即四方皆動干戈矣，亦非貴邦之善事也。明國與我國，猶如父子，父之言，子豈敢拒，蓋大義也。吾亦不願此舉，其如不從，何事屬已往，今不必言，此事原委。聞張應京等四人來言，方知然。鄰國亦自有交道也。來書云：吾有心與明國文君結怨，穿蒼鑿之，即此一念，便可常享天眷，受福無疆，以後果行合大道，明朝聞之，必喜，善言不久而至矣。吾二國各守邊疆，復乎前好，乃為善也。

六月初八日，遣穆哈連收東海瑚爾哈部遺民千戶丁男二千而

回。帝出城接款降者，置酒二百席，宰牛二十隻，大宴。賜所降路長，每男婦各十人，馬十匹，牛十隻，衣五件。次者賜男婦各五人，馬牛各五匹，隻衣三件，房田等物皆給之。

太祖克開原

六月初十日，帝將兵四萬取開原，行三日，時天雨，河水泛漲，乃謂諸王大臣曰：「可回兵耶？」抑前進耶？倘路塗泥濘，河水難濟，何以行之？會議屯留二日，待水落地乾，恐此際有逃者，洩機於明，知取開原，故令兵進瀋陽地界，遂遣兵一百略瀋陽，殺人三十餘，生擒二十而回。令人視開原路，河水可濟否。來報曰：「開原處無雨，道路不泥。」帝聞言，遂起大兵，十六日，至開原，守城總兵馬林、副將于化龍、署監軍道事推官鄭文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備禦何懋官等，城上布兵防守，城外四門屯兵，我兵遂布戰車雲梯進攻，欲先破

東門塞門撿殺，正奪門時，攻城者雲梯未豎，遂踰城而入。城上四面兵皆潰，其城外三面兵見城破，大驚，衝突而走，被抵門之兵盡截殺於壕內。鄭之範預遁，馬林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等並城中士卒盡殲之。帝登城南樓而坐，有哨探來報，鐵嶺三千兵來援，諸王領兵迎之。鐵嶺兵一見即走，我兵二十人追殺四十餘人而回。收人畜財物，三日猶未盡。有蒙古阿布圖巴圖魯先投於明，居開原，受守備職，因妻子被執，遂帶二千總及兵二百餘來降，將妻子家業盡查與之。將士論功行賞畢，毀其城郭，焚公廨，並民間房屋，遂回兵。帝謂王大臣曰：「吾等不回都城，於界藩築城治屋居之，令兵馬不濟，渾河牧於邊境可也。」諸王大臣議定，奏曰：「不如還都，各修馬廐，採草牧養，以水洗拭，方得肥壯也。」士卒歸家，以便整頓器具。帝曰：「是非汝所知也。」當此六月炎暑，行兵已經二十日，自

此歸家，遠近不等，或有二三日至者，或有居都城之東，三四日方至者，今天暑路遠，馬匹何日得肥？吾欲居界藩，令馬牧於此，地早令之壯。八月興師，言訖，遂至界藩，居之牧馬於邊，遣人迎，后並諸王妃至，大宴之。是月，帝行宮及王大臣軍士房屋皆成。

七月，有原居開原千總王一屏，戴集寶、金玉、和白、奇策、守堡戴一位，共帶二十餘人，覓妻子來降。帝曰：「觀此來降者，知天意祐我矣。彼聞吾養人，故來投耳。」於是賜阿布圖人一百，牛馬一百，羊一百，駝五隻，銀百兩，緞段二十疋，布二百疋。六千總各賜人五十，牛馬五十，羊五十，駝二隻，銀五十兩，緞段十疋，布百疋。守堡百總等官各賜人四十，牛馬四十，羊四十，駝一隻，銀四十兩，緞段八疋，布八十疋。從者皆列等賜，妻、奴、牛、馬財物田舍。帝夜夢天鵝、鷓鴣及羣鳥往來翱翔，羅得一白鷓鴣，執之，聲言：「吾擒得齋饗矣。」隨呼而覺。

齊齊養養蒙蒙古古之之長長與與帝帝有有隙隙常常思思擒擒之之故故夢夢中中云云將將此此夢夢語語后后妃妃后后妃妃曰曰齊齊為為人人如如飛飛禽禽何以何以擒擒之之次次日日復復語語諸諸王王大大臣臣諸諸王王大大臣臣對對曰曰此此夢夢去去吉吉蓋蓋天天將將以以大大有有聲聲名名之之人人為為吾吾國國所所獲獲故故為為之之兆兆也也

滿洲實錄卷六

太祖克鐵嶺

太祖敗齋賽兵

陣擒齋賽見太祖

是月帝率諸王大臣領兵取鐵嶺。二十五日，至其城，將圍之。其外堡之兵俱投城，被截在外者殆半，四散遁走。我兵布戰車雲梯攻城北面，城中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令眾軍連放鎗礮，齊發矢石，我兵豎梯，拆城堞，摧鋒突入，四面皆潰。將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及士卒盡殺之。帝入城，駐於兵備道官廨。是夜，蒙古喀爾喀部齋賽、扎噶特部巴克與巴雅爾圖岱、青色本、諸台吉等約二十人，共領兵萬餘，星夜而來，伏於秫田內。及天明，有出城牧馬者，約十人，齋賽兵見之，發矢追殺。我兵一見，即出城，知是蒙古欲遽戰，又無上命不戰，而吾人已被殺，但躡其後而行。帝出城，見曰：「何為不戰，可急擊之。」大王曰：「今一戰，恐貽後悔。」帝曰：「此兵乃齋賽兵也。」

吾與齋賽之恨有五，今又先殺吾人如此，何悔之有？諸王大臣遂領兵衝殺，敗其兵，追至遼河溺死，及殺者甚衆。生擒齋賽並二子色特希爾、克寶克圖及巴克什本，併科爾沁桑噶爾寨。明安貝勒子也。賽妹夫岱噶爾塔布囊又其臣十餘人，兵百五十餘，盡囚於鐘樓內。諸王大臣俱奇之，曰：「得擒齋賽，正應汗吉夢也。」次日設宴，張鼓樂，齋賽等叩見，其部下人烏瑚齊曰：「汗與王大臣皆無恙，否？」時四王在側，答曰：「吾軍之僕廝有十數人破頭顱者，餘皆無恙，不知汝等鞍馬俱保全否？」蒙古等皆殺然垂首，竟無以對。屯兵三日，論功行賞，將人畜盡散，三軍先放齋賽部臣博羅齊等十一人還國，寄言齋賽兵敗，及二子並兵百五十餘被擒之事，乃班師。帝謂諸王大臣曰：「今既留齋賽，其兵已盡被殺，恐所屬軍民生畜為他人所掠，奈何？」不如將所擒百四十人放還可也。諭畢，遂令回。

太祖滅葉赫

八月十九日帝率王大臣領兵征葉赫會議破敵之策令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領部下健卒西向圍布揚古城親率八固山額真並大兵東向取錦台什城議定大兵星夜前進葉赫哨探見之即飛報於布揚古曰滿洲大兵至矣於是葉赫國民皆驚惶其屯寨之民近者入城遠者避於山谷二十二日天明大兵至布揚古布爾杭古領兵出城西立於岡上吹螺吶喊見滿洲兵盛甲明如冰雪旌旗劍戟如林大兵壓境漫山遍野前後不絕如流威勢可畏布揚古大驚急入城諸王領健卒遂圍其城日方昇帝率大兵至錦台什城四面圍之遂分隊破其外郭軍士整頓雲梯戰車已備令錦台什降錦台什不從答曰吾非明兵比均男子也吾亦有手豈肯降汝惟有死戰而已遂令兵攻之兩軍矢發如雨我兵即推戰

車登山，擁至，拆其城。城上滾放巨石，藥礮，搗木，我兵不退，遂拆城而入。城上兵迎戰，復又敗走。於是四面皆潰，各入其家。帝遣人執旗，令眾兵勿殺城中軍民，又遣人執黃蓋傳諭，勿殺降者。於是城中軍民俱降。錦台什攜妻子登其所居之臺，我兵圍之，招曰：汝降則下，不然必攻之。錦台什答曰：吾不能戰，城已被克，今困於家，雖戰亦不能致勝。若得吾妹所生子，皇太極來此一見，得聞確實言，吾即下矣。聞者將此言奏之，帝令人往西城召四王，曰：爾等有言，但得汝到即降，汝盍往之。彼降則已，不然可令吾兵拆臺。四王領命而去。既至，錦台什曰：吾甥皇太極從來未識，焉能辨其真偽？費英東達爾漢額駙二人曰：人之相貌，汝豈不識？常人中有此奇偉者耶？汝國使者必嘗告汝，豈未之聞乎？若不深信，曩者吾國曾遣汝子德爾格勒之乳媪往議和好，可令來認之。錦台什曰：何用

老嫗為也。吾觀此子顏色，未得其父活我之善言，是欲賺吾下臺
殺之耳。吾石城鐵門已失，今困於此臺，戰豈能勝，然此地是吾祖
居，願死於此。四王曰：汝於天險之山，苦已勞民，多年築其城郭，如
是之固，尚且被克，今居於此臺，何為汝意，不過誘取敵人并命已
耳，不知孰肯以名臣攻戰，中汝計耶？乃何故曰得吾確實之言方
下，豈戰不能勝汝，而出確實之言歟？吾已在此，若下臺，即引見父
皇，殺之則死，宥之則生，昔汝等征伐六親，屠戮欲盡，昔豈肉可食
而血可飲耶？吾遣人二三十次，欲相和好，似乎戰不能勝而欲求
和，乃將吾使殺者殺，羈者羈，今汝喪身之禍已至，吾父若念此惡，
則戮之，若以我故而不究，則生之矣。勸慰再三，仍執前言，不下。四
王曰：曷言吾來即下，故來耳，若願降，可疾下，引見父皇，否則吾去
矣。錦台什曰：爾勿去，待吾近臣阿爾塔什先去見汗察言觀色，回

時吾方下。遂令阿爾塔什往見帝。怒曰：阿爾塔什離間吾親，致明人舉兵四十萬，非爾而誰？若念此惡，殺之宜也。但前愆何必追究，今回招其主。於是阿爾塔什往招曰：我主宜降。錦台什又曰：聞吾子德爾格勒被傷，猶存彼處，當召來相見。吾即下矣。四王召德爾格勒來，與之見。德爾格勒謂父曰：吾等戰不能勝，城已陷矣。今居此臺之上，更欲何為？盍下臺，若殺則死，留則生。言之再三，竟不從。於是四王執德爾格勒，回欲殺，遂縛之。德爾格勒曰：年三十六矣，死於今日，欲殺即殺，勿縛我也。四王留德爾格勒於家，以其言奏之。帝曰：子招父降而不從，是父之罪也，其父當誅，其子勿殺。四王引德爾格勒見帝，帝推食與之，令四王與德爾格勒同食。曰：此爾之兄也，當善遇之。其錦台什妻見夫不降，遂攜稚子急趨而下。錦台什執弓，與從者重整盔甲，我兵遂執斧毀其臺。錦台什縱火自

焚諸將疑錦台什已死遂撤設臺之兵其房舍火焚殆盡錦台什
身被火炙乃自下遂執而縊之諸王正圍西城招而不從既而古
揚古布爾杭古聞東城已破大驚乃遣使曰今吾等雖戰亦無如
之何願降大王曰初令降而不從料吾兵既至此豈肯舍汝等而
去乎汝主吾妻兄弟也招撫之意予不過欲恩之使得生也戰則
汝等不過死於吾小卒之手降則得生果納降彼兄弟二人或懼
而不來其母乃吾之岳母可令先來吾豈有殺婦人之理使者以
言回告又來曰吾等願降汝可出一確實誓言將吾等仍居本城
大王怒曰汝等再勿出此言既破一城復留汝等居此豈吾力不
能拔而去乎汝可速降不然東城已破汗駕來攻汝等必死矣布
揚古布爾杭古遂將母送出城大王抱見禮畢滿洲俗凡別久相
見必互抱以示親
愛母曰汝無確言吾二子不信故懼耳大王乃以刀割酒而誓曰

若殺汝等於降後，殃及於我。若我誓後而猶不降，殃及汝等。倘必不從，克城之後，殺無赦。遂將此酒飲半，半送與布揚古。布爾抗古飲之，遂開門出降。大王曰：可去見父皇。布揚古駐馬，終不答。大王挽其轡口，汝非男子，乃婦人耶！一言已定，立此更欲何為？可隨吾往見。遂引見帝。布揚古膝不並屈，惟屈一膝，不拜而起。帝以金杯賜酒，布揚古屈膝，不端酒，亦不飲，沾唇而已。仍不拜而起。帝謂大玉曰：可引汝舅，仍往彼城。帝默思謂：吾既不念舊惡，欲奉養之，當以為死而幸生，可也。反如此漫無喜意，仍若仇讐，於叩首起拜之間，尚不肯屈，此人將何以奉養之？是夜命鎰之，以其弟布爾抗古雖有過惡，尚可姑宥，念吾長子，留之可也。將明國來助此二城者，遊擊馬時補及兵一千俱殺之。於是凡葉赫城郭皆降，其諸臣軍民等，一無殺戮。父子兄弟夫婦諸親等，亦無離散。秋毫無犯，俱

遷徙而來，給房田糧穀等物，查其無馬者千餘，賜以馬匹。葉赫自
此滅矣。滿洲國自東海至遼邊，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
同一語音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合為一。

十月二十二日，蒙古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勒拜瑚齋書來曰：

蒙古國統四十萬眾，英主青吉斯汗青吉斯汗乃元始祖之號，故稱之。致問水濱

三萬人，英主安否，明於吾二國，乃仇讐也。吾聞自戊午年來，明人

數受兵於汝國，今夏吾已親往廣寧，招撫其城，取其貢賦。倘汝兵

往圖之，吾將不利於汝。吾二人原無交惡，若吾所服之城，為汝所

得，吾名安在？設不從吾言，二人之是非，當釐之。先時吾二國使

者常相往來，因汝使擬言吾之驕慢，告汝以不善之言，故相絕耳。

若以吾言為是，汝將前使可令復來。滿洲王大臣等見此書皆怒，

有謂來使可殺，有謂可剗則之放歸。帝曰：汝等之怒誠然，即吾亦

青吉斯汗以指蒙古
汗乃林丹汗

怒矣，然於來使無與，是遣使者之罪也。可久留之，待回時，亦書不善之言相答。諭畢，遂羈其使。

是日喀爾喀部卓禮克圖洪巴圖魯合五部貝勒等致書曰：齋賽慶格饜端，誠為有罪，其處此惟在乎汗。但明國乃敵國也，如征之，必同心合謀，直抵山海關，負此言者，天神鑿之。倘與之和，亦同議定。若明國所輸財物，厚汝薄吾，汝毋受，厚吾薄汝，吾亦不受。能踐此言，名聞遠近，不亦善乎。

十一月初一日，帝令額克星額綽爾雅希禪庫爾禪希福五臣齋誓書與喀爾喀五部貝勒等，共謀連和。同來使至岡干塞，忒勒黑孤樹處，遇五部貝勒宰白馬烏牛，設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對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國同心，故滿洲國主併十固山執政王等，今與喀爾喀五部貝勒等會盟，與明國修怨，務同心合謀，倘

與之和，亦必同議。若毀盟而不通，五部貝勒知，輒與之和。或明國
欲敗我二國之好，密遣人離間而不告，則皇天不祐，奪吾滿洲國
十國山執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明國欲與五
部貝勒和，密遣人離間，而五部貝勒不告滿洲者，喀爾喀部執政
貝勒都稜洪巴圖魯鄂色岱青額森巴拜阿索特音莽古勒岱額
布格德依台吉烏巴什都稜古爾布什岱達爾漢莽古勒岱青
畢登圖葉爾登輝瑚爾達爾漢巴圖魯恩格德爾桑噶爾寨布塔
齊都稜桑噶爾寨巴雅爾圖多爾濟內齊漢魏徵，誇勒哲依圖布
爾哈圖額騰額爾濟格等眾貝勒，皇天不祐，奪其紀算，血出土埋
暴骨亦如之。吾二國若踐此盟，天地祐之，飲此酒，食此肉，壽得延
長，子孫百世昌盛。二國始終如一，永享太平。帝曰：齊賽與二子俱
被擒，但恐其所屬人畜為族人侵奪，可令其二子更番往來，一子

在彼，保守人畜，一子在此侍父。若齊賽之歸期，須待五部貝勒同
征明國，得廣寧後，再籌之。於是賜其子克實克圖輕裘三領，貂二，
鹿二，靴帽衣帶鞍馬，令還。

庚申，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書復察哈爾汗，曰：閱來書，汝為四
十萬蒙古主，吾為水濱三萬人主，何故恃其眾以驕吾國乎？聞昔
之洪武取大都時，四十萬蒙古摧折幾盡，奔逃者僅有六萬，不盡
屬汝。鄂爾多斯一萬，十二，土默特一萬，阿索特雍謝布喀喇沁一
萬，此三萬之眾，據汝之右，任意縱橫，與汝無與。即左三萬之眾，亦
豈盡屬於汝耶？三萬且不足，乃以昔日之陳言驕語為四十萬，而
輕吾國為三萬人乎？天地豈不知之，然吾國雖小，不似汝之眾，吾
力雖弱，不似汝之強，但得天地垂祐，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暨明國
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八處，俱為我有。汝且言廣寧，吾取首處。

毋征也。若圖之將有不利於我。若爾我從來有隙，出此言宜也。本無仇隙，何故為異姓之明，遂欺天地所祐之人主，而出此惡言，恣行不道，如逆天然。吾惟至誠格天，天乃錫吾勇智，其眷顧也獨隆，亦未之聞乎？焉能不利於我哉？且汝於廣寧所得之物，謂能破彼之城郭，畏而與之耶？抑以親視汝愛而與之耶？如其愛而與之，錙銖之利，愛之何為？汝果能復三十四萬之大都，而出此言，誠是也。昔明國未受吾兵時，汝初與之構兵，棄盔甲，脫馬脫身，敗北，及再與構兵，格根岱青之從臣，並十餘人，被斬於陣中，一無所獲而回。不知二次所得者，何處人畜，所克者，何處名城，所敗者，何處大兵，獨不思明之賞汝，從來未有如此之厚。今不過以我兵威所震，男孺，異國也。言雖殊而衣冠相類，二國尚結為同心，爾我異國也。言

雖殊，而服髮亦相類。汝果有知識者，來書當云：皇兄征我，舊日之仇國，蒙天垂祐，破其城，敗其衆，願同心協力，共圖有仇之明。如此不亦善乎？今且不求合理，不務令名，以祈天眷，乃欲貪得有盡之財貨，構怨於素無嫌怨之國。若此者，神祇豈不鑒之？書畢，乃令碩色武巴什為使，齎往。林丹汗覽書，將去使，杻械囚於拜星所居之城。帝風聞去使見殺，欲殺彼使。四王諫曰：殺吾使，恐未確前所羈內有與康喀勒拜瑚同來者，令持書往約，以歸吾使之期。若踰期不至，戮之未晚。帝從其言，遂遣其人齎書云：若還吾使，吾亦反康喀勒拜瑚。不然，吾必殺之矣。去後，過瀨不還。又喀爾喀五部落使者，屢言碩色武巴什被林丹汗斬之祭旗矣。帝猶待月餘，謂諸王大臣曰：今過期已有月餘，去使被殺無疑也。遂誅康喀勒拜瑚。後碩色武巴什密通監者，去其杻械，同潛出，徒步逃回。帝與五部貝

勒盟後有喀爾喀巴約特部索寧台吉下一人及扎嚕特部掌桑扣肯下一人來投。帝曰：降者之情，誠為可矜，但前日之盟，尤不可背，遂不納，各還其主。

二月內，賜齋賽子色特希爾蟒衣裘帽靴帶鞍馬，令還。

三月初一日，放扎嚕特色本回色本立誓曰：吾與巴克弟兄二人，素與滿洲無隙，因與有罪之齋賽同來被擒，蒙恩視吾猶子，賜衣食養養，今又放吾還國，若不思報，而如布占泰懷仇者，皇天后土鑒之，殃及其身，奪吾之算。若此心不易，常思恩報，神祇佑之，俾壽延長，子孫昌盛。書畢，告天焚之。帝仍賜蟒衣輕裘靴帶鞍馬之類，令還。帝論功序爵，列總兵之品為三等，副參遊亦如之。其牛衆額真俱為備禦，每牛衆下設千總四員。

初八日申時，左固山一品總兵官費英東卒，年五十七，蘇完人也。

蘇完地 初率眾來歸，帝授一品總兵，以皇子阿爾哈圖圖們貝勒名也。

女妻之。秉心正直，凡上有闕失處，極言爭之，盡心竭力，以輔國政。臨終時，天色明朗，忽起片雲，驚雷掣電，雨雹齊降。霎時而霽，遂卒。誠滿洲之良臣也。帝欲臨喪，后妃及諸王諫曰：親臨此喪，恐有所忌。帝曰：與吾創業大臣，漸有一二凋喪者，吾亦不久矣。堅執以往。哭之慟，惆悵良久，漏下三更始回。

六月初四日，樹二木於門外，令曰：凡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可書訴詞，懸於木上。吾據訴詞，顛末，以便審問。

滿洲使者扈墨往扎魯特達雅台吉處，齎來馬八匹，牛四十四，羊一百，並所騎之馬衣服器械等物，被本部鍾嫩昂阿珠徹特扣肯等棄盟，言使兵要於路，俱劫之，惟放扈墨而已。

滿洲往五部使者還曰：五部貝勒等，已負盟矣。謁鄂巴岱青二次。

不容相見，諸部之使不來，惟二部使者至。述都稜洪巴圖魯之言曰：「吾子孫心之俱變，而不能制，然吾身絕不負汗也。」

扎嚕特鍾嫩昂阿珠徹特和肯三部貝勒領兵復截滿洲使者，錫喇納碩洛輝二人於路將齎來馬十一匹，牛六十二隻，奪之。又奪往扎嚕特色本處使者，伊沙穆齎來馬二匹，牛二十八隻，羊百十
二。

太祖略蒲河懿路

八月二十一日，帝自將諸王大臣領兵征明國，進懿路蒲河二處。其人民棄城走，遂收兵安營。哨探報曰：「有瀋陽兵出城來迎，已越我偵探處矣。」帝遽起曰：「可擒殺來兵，以塞其門。」言畢，遂率兵迎之。瀋陽城總兵賀世賢、副將鮑承先、總兵李秉誠、副將趙率教各離城二十里下寨，見我兵至，遂遁回。帝謂三王曰：「近汝之敵兵不多，

汝可領本部追之。三王遂率健卒百人，追殺李秉誠。趙率教兵，越瀋陽城東，抵渾河始回。其左一固山兵，追賀世賢，鮑承先直抵瀋陽北門，殺人百餘回。四王復欲殺入，大王與達爾漢轄勸止之。遂將所獲八千人畜，論功賞賜軍士，乃還。

九月，皇弟青巴圖魯薨。庶母所生原名穆爾哈齊葬之。七日，帝親往奠之。因至

費英東墓，泣下，三奠酒畢。又至拉哈吉木巴遜二墓，令從臣奠之

而回。二人均係近臣，勤勞素著者。

十月，自界藩遷於薩爾汗，建軍民房舍，至十一月乃成。

辛酉年，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

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托諸王等，對天焚香，祝曰：蒙天父地

母垂祐，吾與強敵爭衡，將輝發、烏拉、哈達、葉赫同一語音者，俱為

我有，既而征明，又得其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城，又破其四路大

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禱上下神祇，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天可滅之，勿念殘害，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雖知之，不忍傷殘，惟懷理義之心，以化導其愚頑，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孫百世延長，所禱者此也。自此之後，伏願神祇不咎既往，惟鑒將來。

四王口口口敗朱萬良兵

二月十一日，帝率諸王大臣統大軍，分八路略明之奉集堡，守城總兵李秉誠聞之，領三千騎出城六里安營，令兵二百為前探，左四固山兵遇之，二路追殺至山上，其山下有明國兵結陣，一見我兵至，即拔營奔城。我兵隨後擊之，明國兵敗走，兩路擁二門爭進，殺至壕邊方回。當門掩殺之時，有參將吉巴克達及一卒被城上

巨礮擊死。帝率大兵離城三方里，立岡上，右翼兵亦至。午時將回
兵，有小卒來報曰：吾同行三人，遇明國兵二百，被殺其二，其兵不
遠。帝謂諸王大臣曰：右翼王可領本部兵追殺，吾率左翼兵直此。
於是德格類台吉、岳托台吉、碩托台吉尋敵所在，因追二百兵，遂
殺至二千兵所立之處。敵兵見之驚走。四王領部下健卒，至黃山。
時署總兵事朱萬良率大營之兵，見我兵勢重，不能抵敵，亦遂驚
走。四王追擊，至武靖營而回，適與分路破敵之諸王相遇，收兵同
歸大營。論功行賞，畢，乃旋師。

閏二月十一日，築薩爾澗城畢。帝曰：築城之夫最苦，可賜牛以勞
之。羣臣曰：與其用國中之牛，蓋俟證明獲牛驢，而給食之。帝乃陞
殿聚諸王大臣曰：人君無野居露宿之理，故築城也。君明乃成國，
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

之君。君思臣，臣敬君，禮也。至於王宜愛民，民宜尊王，為主者宜憐僕，僕宜為其主。僕所事之農業，與主共食，而主所獲之財，及所收之物，亦當與僕共之，如是上下相親，天悅人和，豈不共成豫慶哉。如築城之木石，豈出於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轉運之遠，既已勞矣，而築壘之工，不更苦乎？今爾等之意，實不欲出己之財，故耳。不知征明國，當以大義舉之，如為犒築城之夫而掠之最不可也。時適有副將博爾晉，後至，帝問曰：自何來？其人如是喘息，想徒步來耶？博爾晉對曰：自築城處來。帝曰：爾輕身行走，尚且勞頓，運木石而築城者，寧不勞歟？遂賞牛及鹽，犒勞夫役。

太祖克瀋陽

三月初十日，帝自將諸王大臣，領大兵取瀋陽，將柵木雲梯戰車，順渾河而下，水陸並進。至十一日夜行，見青白二氣，自西向東，遶

月暈之北，至南面而止。是夜，明國沿臺舉火，哨探至二更，飛報總
 兵賀世賢、尤世功二人，大驚，遂分兵布於城上。十二日辰時，大兵
 至城東七里，柵板為營。次日辰時，令攻城。兵布雲梯戰車，攻其東
 面。城外有深塹，內插尖樁，上覆秦檜，以土掩之。又壕一道，於內邊
 樹柵木。近城復有壕二道，闊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樁，內築欄馬牆
 一道，間留礮眼，排列戰車鎗礮，眾兵繞城衛守甚嚴。城上兵亦登
 陣堅守，我兵衝入，其七萬兵俱敗。遠城掩殺，覆屍疊積。總兵賀世
 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等，俱斬於陣。其
 城遂拔，殺兵幾盡。

太祖破陳策營

哨探報曰：渾河南有兵至，帝率兵迎之。時四川步兵原立營於黃
 山，總兵陳策、參將張名世聞我兵至瀋陽，領兵渡河來援，離城七

里二處安營。執竹杆長槍大刀利劍鐵盔之外，有綿盔鐵甲之外，有綿甲。帝見之，令右圍山兵取綿甲戰車，徐追擊之。紅甲拜雅喇不待綿甲戰車至，即進戰。帝見二軍鏖戰，勝負未分，令後兵助之。遂衝入，敗其兵，追殺至渾河，盡溺死。陣殺陳策張名世，而我國有先進戰參將布哈遊擊朗格實爾泰戰死於陣中。

四王口口口大敗三總兵

我兵既殲二營之衆，見渾河南五里外，復有步兵一萬，布置戰車鎗礮，掘壕安營，用黍稷為障，以泥塗之。我兵將往戰，有守奉集堡總兵李秉誠守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領三萬騎兵來援。至白塔鋪安營，遣兵一千為前探。滿洲雅遜領二百健兵探之，一見遂走。明國兵隨後放鳥鎗追之。帝聞報大怒，親率兵迎敵。因至四王營告之，遂前進。四王急上馬，領健騎奔帝前曰：「父皇何須親往，吾

願領兵前敵。帝遂許之。四王率兵疾進，其追兵四散奔北，掩殺至
白塔舖，又見三總兵大兵布陣，四王亦不待後兵至，即率百騎殺
入，三總兵不能敵，遂驚走。正追殺時，兵託台吉至，大王亦續至，回
追四十里，沿途死者約三千餘，即收兵回營。

太祖破董仲首營

天將暮，帝復戰渾河南，步兵布戰車，衝入破其營，殺副將董仲首。
參將張名世、張大升及眾兵殆盡。天已暮，帝收兵，諸王各領健卒
於東門外教場安營，令眾將率大兵屯於城內。次日，帝責雅遜曰：
「吾子皇太極，父兄依賴，如身之有目，因汝敗走，而殺入眾軍中，萬
一有失，罪應寸磔。汝何故率吾常勝之軍，望風而走，以失銳氣，嚴
加叱咤，遂定罪，削其職，屯兵五日，論功行賞，將所獲人畜分於三
軍，令先還國。」

十八日帝聚諸王大臣曰瀋陽已拔敵兵大敗可率大兵乘勢長驅以取遼陽議定卽前進至虎皮驛軍民俱棄城逃走遂安營明國哨探見之飛報遼陽城守文武官曰滿洲大兵已取瀋陽援兵盡敗今又來攻遼陽旌旗蔽日漫山塞野不見其前後至虎皮驛下寨象官聞之大驚遂放太子河水於壕塞其西關內列火器於城上排兵四面守禦甚嚴

11

滿洲實錄卷七

四王口口口大敗五總兵

十九日午時，兵至城東南角，渡河未畢，哨探報曰：西北武靖門外有兵。帝率左翼兵先往，有總兵李懷信、侯世祿、柴國柱、姜弼童、仲魁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布陣。帝一見，令兵擊其營之左。四王領部下健卒隨至，亦欲進戰。帝止之曰：吾已令兵往擊，汝勿前進。可領右翼兵馳於城邊瞭望之。四王曰：令後至二紅旗圍山兵瞭望可也。遂前進。帝又令阿濟格、台吉往勸之。四王堅意行，帝即令扈從二黃旗兵助之。四王奮力衝殺，擊其營之左，明營兵放礮接戰。四王殺入，破其營，左四圍山兵亦殺入，兩相交攻，明兵大潰而走。四王乘勢追殺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又有一營兵從西門出，即武也。遇二紅旗兵擊退，爭入門者，人馬自相蹂踐，積屍不可勝計，乃

收回。是晚回至城南七里安營。

太祖率兵克遼陽

二十日卯時，帝諭諸王大臣曰：觀繞城之水，西有開口，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四固山兵塞之；親率右四固山兵布戰車於城邊，以防衛，令家軍囊土運石壅其水口。明國又有三萬兵，出東門外安營，即平夷門也。列鎗礮三層，連發不已。左四固山遣人來曰：西開口難掘，若奪其橋，可得也。帝曰：橋可奪，試奪之。若得之，急來告我，吾當進攻北門。即令來人速往水口壅塞。既畢，遂令綿甲單排車進擊東門敵兵，其營中連放鎗礮，我兵遂出戰。車外濬壕水，吶喊而進，兩軍鏖戰不退。有紅甲拜雅喇二百殺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殺入。明之騎兵遂敗。諸王部下白甲拜雅喇俱殺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投城而走。我兵乘勢驅殺溺水而死者滿積。

滿洲實錄卷七

四王口口口大敗五總兵

十九日午時，兵至城東南角，渡河未畢，哨探報曰：西北武靖門外有兵。帝率左翼兵先往，有總兵李懷信、侯世祿、柴國柱、姜弼、童仲魁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布陣。帝一見，令兵擊其營之左。四王領部下健卒隨至，亦欲進戰。帝止之曰：吾已令兵往擊，汝勿前進。可領右翼兵駐於城邊瞭望之。四王曰：令後至二紅旗固山兵瞭望可也。遂前進。帝又令阿濟格、台吉往勸之。四王堅意行，帝即令扈從二黃旗兵助之。四王奮力衝殺，擊其營之左。明營兵放礮接戰。四王殺入，破其營，左四固山兵亦殺入，兩相交攻。明兵大潰而走。四王乘勢追殺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又有一營兵從西門出，即武靖門也。過二紅旗兵擊退，爭入門者，人馬自相蹂踐，積屍不可勝計。乃

收回。是晚回至城南七里安營。

太祖率兵克遼陽

二十日卯時，帝諭諸王大臣曰：觀繞城之水，西有閘口，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四固山兵塞之。親率右四固山兵，布戰車於城邊，以防衛。令家軍裹土運石，壅其水口。明國又有三萬兵，出東門外安營。即平夷門也。列鎗礮三層，連發不已。左四固山遣人來曰：西閘口難掘，若奪其橋，可得也。帝曰：橋可奪，試奪之。若得之，急來告我，吾當進攻北門。即令來人速往水口壅塞。既畢，遂令綿甲軍排車進擊東門敵兵。其營中連放鎗礮，我兵遂出戰車外，濬壕水，吶喊而進。兩軍鏖戰不退。有紅甲拜雅喇二百殺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殺入。明之騎兵遂敗。諸王部下白甲拜雅喇俱殺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投城而走。我兵乘勢驅殺溺水而死者滿積。

壕水盡赤。時左四固山兵亦奪西門橋，分殺守壕之兵。明營兵隱於屋垣，放礮發矢，聯綿不斷。城上亦放火箭火礮，擲火礮。我兵奮勇衝突，卽整梯登城，驅殺其兵，遂奪西城。一面據其兩角樓，城中官員軍民皆喪膽，驚擾潰亂，往來奔走於城內而已。時右固山兵下馬步行兩壕之間，運薪藁填內壕，正攻城北面。左四固山兵來報曰：酉時已登西城矣。帝卽撤攻城兵，以益登城處。是夜城內兵舉燈火，與我兵拒戰。達旦，有監軍道牛維曜高出城，填言胡嘉棟、戶部傅國併軍民等多墜城而逃。次日黎明，明兵復布車大戰，又敗。右四固山兵亦登城，八固山合為一處，沿城追殺。時經略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監戰，見城被克，遂縱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攜妻子投井死。監軍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副將梁紳、參將王身、房承勳、遊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備禦

李廷幹等俱死於亂軍中。生擒御史張銓。其餘官民皆薙髮降。闔
城結綵焚香。以刀紙書萬歲牌。肩輿迎帝。午時。大張鼓吹。入城。官
民俯伏夾道。皆呼萬歲。乃駐於經略衙門。安撫已畢。令張銓來叩
見。許以高爵厚祿待之。銓曰。吾受朝廷寵渥。若降順。是遺臭後世。
汝雖欲生我。我惟知一死而已。生我國汝國之善事。死則吾之芳
名留照汗青矣。終不見。帝聞其言曰。若不戰而降。理當優待。被擒
之人。既不欲生。夫欲死之人。豈能養耶。宜斬之。四王憐之。而不忍
殺。乃援古曉之曰。昔宋之徽欽二帝。為金太宗皇帝所擒。尚爾屈
膝叩見。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開導耳。何執迷而不屈乎。
銓曰。王之所教。誠是。無非欲生全我也。雖死亦不忘。但徽欽乃亂
世之小朝廷。吾當今皇帝。一統天下之尊。吾豈肯屈膝而失大國
之體統耶。卽留我十日。但遲十日不死之期而已。無復生之理。然

吾之所以稍存一時者，蓋為後日蒼生慮耳。前者當事將吏，俱愚昧不諳時務，生靈塗炭，不知其幾千萬矣。吾觀滿洲兵，雖與戰無益，徒傷生耳。故欲具本奏知我朝，二國相和，免生靈塗炭，以成我令名於後世。且吾之母妻及五子在家，我死俱可保全，吾若偷生，

併宗祀亦覆絕矣。故一死之外，無他願也。帝知其不服，遂縊而瘞

之。遼陽既下，其河東之

三河東勝長靜長寧長定長安長勝長勇

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

曾遲鎮西殷家莊平定定遠慶雲古城永寧鎮夷清陽鎮北威遠

靜安孤山涵馬吉發陽新安新甸寬甸大甸永甸長甸鎮江湯站

鳳凰鎮東鎮夷甜水站草河威寧營奉集穆家武靖營平魯虎皮

蒲河懿路范河中固鞍山海州東昌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塞復州

永寧監樂古石河金州鹽城望海

媽紅嘴歸服黃骨島岫巖青台峪等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薙髮

降。十九日，蒙古國喀爾喀部卓禮克圖達爾漢巴圖魯巴哈達爾

漢實爾呼納克等四貝勒部下，二千餘騎，聞大兵已拔瀋陽，乘殘

破之餘，來竊取瀋陽財粟。時有滿洲之游牧蒙古，在城中，遂出城

驅殺獲牛馬甚多，生擒三十人以獻。帝命斬其二十四，留六人持書歸，責其侵擾之故。二十一日遣朝鮮國王書曰：滿洲國汗致書於朝鮮國王，如仍助明國則已，不然有遼人濟江而窺者，可盡反之。今遼東官民已薙髮歸降，其降官俱復原職，汝若納我已附之遼民而不還，異日勿我怨矣。帝聚諸王大臣議曰：遼陽乃天賜我者，可遷居於此耶？抑仍還本國耶？諸王大臣諸王大臣俱以還國對。帝曰：若我兵一還，則遼必復固守，凡城堡之民必逃散於山谷，不為我有矣。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後必復煩征討。且此處乃明國朝鮮蒙古三國接壤要地，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諸王大臣對曰：此言誠然。議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二十四日釋遼陽獄中官民，查削職間住者，復其原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委之以事。帝論拔城破敵將士攻戰之功，行賞畢，因得遼東，又發庫銀布帛，重賞

總兵以下官員及士卒等有差。移遼陽官民於北城，其南城則帝與諸王大臣及將士居之。二十九日，命皇子德格類、姪齊桑古台、吉等率八將領兵一千安撫人民，併閱三岔河浮橋。二台吉領兵至海州城中，官民富戶張鼓樂以肩輿迎之。二台吉攬轡，傳令曰：軍士不許擾害民，民劫奪財物，可登城而宿，勿入民室。傳令畢，遂入城。二台吉宿於公廨，三軍俱屯於城上。次日，遣視三岔河浮橋之人來曰：其橋彼已拆毀，亦無舟楫，遂安撫人民而回。

四月初五日，后妃諸王及諸臣眷屬悉至，於是下詔安撫各城堡百姓。

六月十四日，左圍山一等總兵額亦都卒，年六十歲。起於戎行，奮其勇力，往往爭先破敵，累立功勳，故以宗妹妻之。陞為上將，當祭奠之日，帝臨其墓，哀痛三次而回。

太祖大宴羣臣

七月初三日，帝陞殿，因得遼東，大宴羣臣。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分左右序坐。席間以金卮行酒，各親賜之。宴畢，各賜衣一襲。羣臣謝恩。帝曰：「明國之萬曆帝，土廣民衆，不知自足，反虐害小邦，而侵奪尺寸之地，故致喪其將士，而又失其疆土。此天厭明國，而祐我也。然吾等得至於此者，雖賴上天庇護，亦爾諸臣之力。此杯酒襲衣，乃微物耳，豈足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勞，以此表吾心之嘉悅而已。」

二十日，鎮江中軍陳良策與民潛通於明。海島大將毛文龍令堡外民吶喊，詐言敵來。城中人聞之，皆潰。良策乘亂執城守遊擊佟養真，殺其子佟豐年，并從者六十人，叛投毛文龍。其湯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堡官陳九階、李世科以叛。帝聞之，命四王二王率扎

爾固齊總兵副參等官領兵三千，遷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命大王二王領兵二千移金州民於復州。

八月初九日，喀爾喀部以牲畜一萬，贖齋賽，送其二子一女為質。帝用白馬祭天，令齋賽誓文，賜貂裘、猞猁裘各一領，靴帽玲瓏帶并弓矢、鵬鞍馬一匹，甲百副。十五日，諸王送齋賽至十里外，設宴餞別，將所質之女與大王為妃。

十一月十八日，命二王領兵五千渡鎮江入朝鮮地，攻勦毛文龍。兵至鎮江，連夜入朝鮮境，斬遊擊劉姓者，及兵一千五百，文龍僅以身免，乃還。

蒙古喀爾喀部內古爾布什台吉莽果爾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戶并牲畜來歸。帝陞殿，二台吉拜見畢，設大宴，各賜貂裘三領，猞猁裘二領，虎裘二領，貉裘二領，狐裘一領，鑲邊貂裘五領，鑲邊

獮裘二領，鑲邊青氈裘三領，蟒衣九件，蟒段六足，緹段三十五足，布五百疋，金十兩，銀五百兩，雕鞍一副，沙魚皮鞍七副，鍍金散袋一副，又撒袋八副，弓矢俱全，盛甲十副，奴僕牛馬房田，凡應用之物皆備。以聰古圖公主妻古爾布什，賜名青卓禮克圖，給滿洲一牛乘三百人，並蒙古一牛乘，共二牛乘，授為總兵。其莽果爾以宗弟濟伯哩都濟呼女妻之，亦授為總兵。

壬戌天命七年正月，扎噶特送巴格貝勒子鄂齊爾桑來質，於是遂放巴格還。

太祖兵克西平堡 太祖大兵陣殺劉渠

十八日，帝率諸王大臣，征取廣寧，留宗弟鐸弼貝和齊沙津及蘇巴海額駙蘇巴海哈達國萬汗之孫帝以宗弟沙津等統兵守遼陽，即日起程。次日宿東昌堡，二十日寅時起營，辰時至遼河，防河

兵見勢不可當，遂遁走。前哨健卒追殺二十里外，至西平堡乃止。申時，大兵至，遂圍之。二十一日，招城守副將羅一貴不降。辰時，布戰車雲梯攻之，四面兵皆潰。午時乃下。一貴及兵一萬俱殲之，尚未收兵。哨卒來報曰：廣寧城東有兵至，我兵迎之，尚未成列。明總兵劉渠、祁秉忠、李秉誠、副將劉徽、鮑承先、參將黑雲鶴、麻承宗、祖大壽、遊擊羅萬言、李茂春等，領兵三萬乘機急戰，我兵亦不暇布陣，即分投殺入。明國兵勢不能支，遂潰走。我兵乘勝追殺五十里，至平洋橋，總兵官劉渠、祁秉忠及副參等官，全軍覆沒。惟李秉誠、鮑承先、祖大壽、羅萬言遁去。時天時已暮，帝收兵，回駐西平堡。

廣寧官生出城納降

明之敗兵入廣寧，報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二人聞之，大驚，遂與通判萬有孚、監軍道高出等棄城向山海關而逃。分巡道高邦

佐走至杏山驛自縊。有遊擊孫得功千總郎紹貞陸國志守備黃
進等把守城門，遣七人請降。帝賞以銀兩，給信牌而去。二十二日，
西興堡備禦朱世勳差中軍王志高請降。帝亦賞以銀兩，給信牌
而去。是日，將所得之人畜論功行賞畢，其餘人畜散與三軍。二十
三日，大兵起行，赴廣寧。有我國人投明為千總之石天柱及秀才
郭肇基二人來降。曰：吾等已禁城門矣。帝賜以所乘之鞍馬，并旗
一杆而去。又正安堡千總來降，帝賜信牌二面。二十四日，鎮靜堡
參將劉世勳來降，賜旗而去。大兵行至廣寧城東三里外，望昌崗
處，城內各家焚香，官生居民執旗張蓋，擡龍亭，用鼓樂叩首迎謁。
未得^時入城，駐於巡撫公廨。有潛逃入山之遊擊羅萬言投降，其平
洋橋守堡閔雲龍、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錦州中軍陳尚智、鐵場守
堡俞鴻漸、大凌河遊擊何世延、錦安守堡鄭登、右屯衛備禦黃宗

魯園山守堡崔盡忠鎮寧守堡李詩鎮遠守堡徐鎮靜鎮安守堡
鄭維翰鎮靜堡參將劉世勤守堡臧國祚鎮邊守堡周元勳大清
堡遊擊閻印大康守堡王國秦鎮武堡都司金勵劉式章李維龍
王有功壯鎮堡閻陽驛十三山驛小凌河松山杏山棒馬崩威家
堡正安鎮夷大靜大寧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
勝大鎮大福共四十餘餘城之官各領所屬民降。
大興盤山

大王褚英四王口口克義州

帝駐兵十日，乃移兵欲進山海關。時熊廷弼盡焚沿路屯堡房屋
而走。大兵至中左所，復回錦州，命大王四王領兵至義州，移其民。
城中開門，不服，遂克城，殺兵三千。大兵回至廣寧，遣官接后妃等。
二月十一日，自遼陽起行，十四日乃至。設慶賀之宴。十六日，蒙古
兀魯特部明安謬勒哲依圖索諾木吹爾扎勒達賴密審拜音岱
噶爾瑪昂坤多爾濟固祿綽爾齊奇卜塔爾布彥岱伊林齊特靈

實爾呼納克等，十七貝勒，并喀爾喀等部台吉，共率所屬軍民三千餘戶，並牲畜歸附。帝陞殿賜宴畢，乃諭之曰：吾國之風俗，主忠信，持法度，賢能者舉之，不遺，橫逆者懲之，不貸，無盜賊詐偽，無兇頑暴亂，是以道不拾遺，拾物必還其主，皇天所以眷顧，蓋因吾國風俗如此。爾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盜賊欺偽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祐，使爾諸貝勒之心，變亂為害，而殃及於國矣。今既歸我，俱有來降之功，有才德者，固優待之，無才能者，亦撫育之，切毋萌不善之念。若舊惡不悛，即以國法治之。諭畢，列等授職，賜以貂鼠裘、獐獐狐狸貉皮、虎皮等裘、蟒衣、金銀綉段布、足銀器、房田、奴婢、牛馬糧粟，凡所用之物，俱賞給之。

喀爾喀五部落民，有一千二百戶，並來歸。十七日，帝命諸王統兵守廣寧，駕還遼陽。將河西一帶所降之官民，移於河東。時西平敗

將鮑承先亦隨氏歸降。

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問曰：上天所予之規模，何以底定？所錫之福祉，何以永承？帝曰：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強梁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自恣，獲罪於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爾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倘擇立之時，如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難任彼意也。至於八王理國政時，或一王有得於心，所言有益於國家者，七王當會其意，而發明文，如己無能，又不能贊他人之能，但緘默坐視，當選子弟中賢者易之。易置時，如有難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適，當告知於眾，不可私往。若面君時，當眾人畢集，共議國政，尚國事，舉賢良，退讒佞，不可一

二人至君前。是月，帝集諸王大臣議曰：皇天見祐，將遼東地方付與我等。然遼陽城大，且多年傾圮，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二國，俱未服，若釋此而征明國，難免內顧之憂。必另築城郭，派兵堅守，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矣。諸王大臣諫曰：若舍已得之城郭，棄所居之房屋，而更為建立，毋乃勞民乎？帝曰：既征明國，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我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為勞，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築城。至於房屋，各自建之可也。諸王大臣俱敬服。帝言遂於城東五里太子河邊築城，遷居之，名其城曰東京。

七月，大臣碩翁科羅巴圖魯卒，年六十四歲。

癸亥，天命八年正月，前遣歸蒙古巴格貝勒，至是已期年矣。復來朝見，帝悅，遂釋其質子鄂齊爾桑與之俱歸。初七日，傳諭曰：八固山王設八大臣輔之，以觀察其心，孰能於事，不分人己，而俱持以

公論孰於一己之非，不肯自任其非，而形於辭色。八大臣當共持公論，非者即以為非，如不從所諍，即奏上知，一也。大凡國事何以成，何以敗，當深為籌畫。有堪輔政者，則曰：此人可使從政，即舉之。有不堪任事者，則曰：此人不堪任事，即退之，二也。總兵以下為將者，凡行軍之事，何以勝，何以負，當深計之。攻用何具，戰用何器，有利於用者，當預備之。有才堪軍旅者，則曰：可治軍旅，有不能者，即曰：不能，三也。蓋賢不舉，則無以勸善，不肖者不錯，則無以懲惡。果能於國事經理咸宜，則吾所生之子孫有益，所設之臣僚有益，此心寧不愉快乎？喀爾喀五部之拉巴實希卜、台吉索諾木、台吉莽古塔布囊、鄂博和塔布囊、達賴、台吉等，各率所屬軍民牲畜，並各處蒙古共五百戶來歸，皆列等授職，仍賜貂裘、猞猁裘、金銀布帛及房田奴僕牛馬等物。

阿巴泰德格類爾桑古岳託火破昂安

初，札魯特昂安貝勒執滿洲使者與葉赫殺之，又遣往蒙古使者，屢被截殺於路，奪其牲畜。帝怒之，於四月十四日命阿巴泰、台吉德格類、台吉爾桑古、台吉岳託領兵三千往討之。至二十一日，連夜疾行，二十二日方曙，過羅地，渡遼河，縱兵急趨，有前鋒總兵岱穆布領精兵五十，先至額爾格勒地，為昂安所屬，遂略地百里，乃與參將雅希禪、博爾晉、轄至昂安居處攻之。昂安率妻子併二十餘人乘牛車而奔。雅希禪、博爾晉、轄至昂安領三十餘騎，下馬岱穆布領十餘騎，勒馬而立。昂安避下馬之兵，直衝岱穆布，以遂墜馬，傷重而死。我兵衝入，殺昂安父子，併從者於一處，盡獲其妻子軍民牲畜，及擒桑圖、台吉妻子而回。乃鍾嫩貝勒之子，昂安孫也。五月初六日，帝出城迎之，至四十里古城堡南相見，因克敵，乃豎旗八桿，吹螺拜。

天畢，陞帳。其出征王大臣叩見，乃設宴勞之。次日，將所得人畜先
賞出征將士，其餘列等，以賜各官。是日天雨，帝曰：「蒙古之國，猶此
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合則成兵，其散猶如雲收而雨止也。俟
其散時，吾當亟取之。」言畢，乃還。

時桑圖因妻子軍民既被擒，乃致書哀懇曰：「桑圖書奏於主家國
明汗，臣自來無罪，故又在日，罪誠有之。今兵下臨，惟孤身得脫，妻
子俱成俘獲，以汗明恕，鑒臣微衷，或有赦還意乎。曩者汗曾云：桑
圖爾即於血戰中，慎勿懼怯，若果無憐，望遣一使來。帝於是遣使
告以妻子不曾戮辱，俱存無恙。桑圖遂來叩見，即還其妻子，與之
俱歸。」

十七日，蒙古科爾沁部孔果爾貝勒送女來，上命齋桑古台吉杜
度台吉至六十里外，宴迎入城，復設大宴，與阿濟格台吉為妃。

六月初九日，帝御八角殿，召御妹阿吉格福金及眾公主，訓之曰：「天作之君，凡制禮作樂，豈可不體天心？然天心何以體之，莫若舉善以感發其善者，誅惡以懲創其惡者。如我國諸王中，亦有被貶責者，豈與我有怨哉？不過因其紊亂綱常，法所不容耳。卽執政諸王，尚不令枉法，爾等婦女，苟犯吾法，吾豈肯縱恕，以敗綱常乎？男子披堅執銳，共歿於陣者，蓋因不背同心之盟，故以身殉國耳。爾居家婦女，違法行背理之事，成何婦道？吾之所以將汝等妻諸大臣者，原酌其才論其功，而匹配之也。豈令受制於汝乎？若爾等倚勢凌逼其夫，其惡甚於魑魅，如萬物俱賴日光而生，爾等當依我之光，各安其分可也。」又謂御妹曰：「姑若不預訓諸女，倘犯事之後，汝母阻我，帝諭諸王曰：『喀爾喀貝勒，原任意獨行，無所約束，今之來歸，榮而更圖其榮，逸而更求其逸也。』九魯特部貝勒來附，是因

其君不仁，故慕我而來歸也。此降王等凡有罪過，當以八固山王視之，倘罪有當誅，無致之死，令還其地可也。又曰：爾等降王，凡在我國結婚立家，而娶吾女者，勿以吾女為畏。朕原念汝等遠附，故妻以女，豈令汝受制於吾女乎？吾嘗聞喀爾喀部諸貝勒，以女妻左右近臣者，多侮其夫，而虐害其國人。若吾女有似此不賢者，汝等毋與較論，即告朕知，罪當誅，則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另以別女妻焉。或有不賢而不告朕，是汝等之過，告之而不責，其非是予之過。凡有艱苦之情，切毋自諱，各有隱衷，當盡告之。二十八日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凡有官職者，果恪守乃職，夙夜匪懈，盡心以為國者，吾視之如子，誠為有益。若懷竄情，安佚之心，而怠慢天職，則視之如子，竟何益耶？爾等各宜竭力為國。今漢人蒙古并各國雜處國中，其逃叛盜賊詐偽橫逆者，當細察之。爾等若嚴加察

訪則惡者不敢於為惡，國有不治者乎？國治者吾心安，方見養養汝等之益也。若俱耽安佚而不稽查之，惡者竊發而為國亂，國亂則吾心不安，養養汝等竟何益哉？創業最難，今既得之，而汝等不敬謹以供職，則吾祿養之恩更將何以為報耶？

十月二十日，大臣達爾漢、轄卒年四十八，帝親臨痛哭之。達爾漢轄原名

達爾漢，雅爾古人也。因來附。帝養為子，賜以大臣之職。

初，喀爾喀巴約特部達爾漢巴圖魯貝勒之子恩格德爾台吉先諸部來，叩見求婚，帝嘉之，將御弟達爾漢巴圖魯貝勒女遜戴郡主妻之，往送其地。至是甲子，天命九年正月，與郡主同來，欲率部眾請命，求往東京。帝嘉其意，欲厚待之，與之誓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德爾遠離其父，而以我為父，遠離其親弟兄，以妻之弟兄為弟兄，棄其故土，而以我國為依歸，若不厚待之，則穹蒼不祐，殃及吾」

身。吾於天作合之子婿，而恩撫無間，則天自保佑，俾吾子孫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巴泰、台吉、德格類、台吉、齋桑古、台吉、濟爾哈朗、台吉、阿齊格、台吉、杜度、台吉、岳託、台吉、碩託、台吉、薩哈廉、台吉及恩格德爾、台吉等，命得延長，永享榮昌。恩格德爾亦誓曰：蒙恩父汗撫育，若忘其厚恩，思回本國，不以汗之喜怒為好惡，猶念故國兄弟而懷二心者，寧蒼不祐，殃及其身。若同心共意，則皇天眷顧，俾子孫世食汗祿，永享榮昌。誓畢，上以制誥賜恩格德爾暨郡主。其文曰：恩格德爾，後若有罪，惟篡逆不赦，其餘一切過犯，俱不加罪。但昔居汝國，吾女固仰望於汝，今移居至此，爾則倚賴吾女，然吾女或恃父母而慢其夫者，或有之諒，爾有何事苦吾女也。爾心或受吾女之制，而不得舒，吾惟汝是庇。吾女雖至死，必不溺愛，以曲庇之也。初六日，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并阿巴泰、岳託、阿齊格

齊桑古濟爾哈朗杜度等台吉領兵往移恩格德爾并弟莽古爾代部下人民。諸王即奉命移部衆回。帝出東京，迎至張義站，大宴之。恩格德爾弟兄各賜以雕鞍良馬貂裘。恩格德爾子囊罕克門都達哈并莽古爾代子滿珠實哩各賜猞猁豹裘。遂還京。復賜恩格德爾等田卒耕牛金銀蟒段布帛貂鼠猞猁豹皮及房田應用之物，仍以平虜堡人民賜之。

二月十六日，皇弟卓禮克圖貝勒薨，年四十三歲。

初與科爾沁部遣使往來者數年，至是復遣使詣其處，約固和好。其部長遂遣使齎書來書曰：鄂巴洪台吉等致書於明，掩衆光威，震列國睿主陛下，吾嫩江台吉等聞汗諭，莫不欣服。然主特其大事，裁之自汗，吾等莫有敢違命者。但察哈爾汗及喀爾喀部知吾等與大國同謀，必來征伐，將何以為我謀也。惟汗籌之而已。帝遂

遣巴克什庫爾禪希福往與鄂巴阿都齊達爾漢岱青蒙果各台
吉等會盟，宰牛馬，置白骨血土酒肉各一碗，焚香而誓曰：滿洲科
爾沁二國，因有察哈爾欺凌之憤，故以盟言，昭告天地，願同心合
意，即盟之後，滿洲若為察哈爾餽贈所誘，中其巧計，不令科爾沁
知，而先與之和者，穹蒼不祐，降以災殃，如此骨暴血出土埋而死。
若科爾沁為察哈爾餽贈所誘，中其巧計，不令滿洲知，而先與之
和者，穹蒼不祐，降以災殃，亦如骨暴血出土埋而死。果能踐盟，則
天地祐之，壽得延長，子孫萬禩，永享榮昌。哲彙庫爾禪希福與科
爾沁使者來，帝命大玉二王三王四王阿巴泰台吉德格類台吉
齋桑古台吉濟爾哈朗台吉阿濟格台吉杜度台吉岳託台吉碩
託台吉薩哈廉台吉等，亦宰白馬烏牛，對來使同前立誓書而焚
之。

四月內，命宗弟鐸弼、旺善、貝和齊往祖居呼蘭哈達山赫圖阿拉處名移先陵。三人承命，至皇祖考妣及皇后諸陵前，用太牢祭畢，乃移諸靈櫬，肩輿以行。幙分黃紅，各有其等。皇祖考用紅幙，中宮皇后用黃，其皇伯父禮敦巴圖魯，皇弟達爾漢巴圖魯，青巴圖魯，宗弟祜爾哈奇皇叔塔察篇古之子用紅，逐日宰牛祭奠，沿途無間。將至，帝率諸王大臣，令眾軍披掛，出東京二十里，迎至接官亭，命束草為漢人形，放礮呐喊，斬草人以奪其地。帝暨諸王軍士俱俯伏道旁候。皇祖考及皇后靈過，乃起。至東京城東北四里崗上，建立寢殿，奉安之。乃盛陳祭儀，宰牛羊，多焚金銀紙張，以祭諸靈。躬詣祖考靈前跪奠，祝曰：吾征明國，以復祖父之仇，遂得廣寧遼陽，今迎先靈，葬於所獲之地，乞祖父上達天地神祇，冥中默祐可也。祝畢再拜而起，其繼娶哀代皇后及皇子阿爾哈圖們靈櫬亦同。

移於此。

五月明國毛文龍令遊擊三員領兵順鴨綠江越長白山寇滿洲東界所屬輝發地。時有滿洲守將蘇爾東安擊破之，追殺三日，其兵無一人得脫。二十八日，科爾沁部桑噶爾寨台吉送女來，帝設宴與皇子多爾袞台吉為妃。

八月初十日，額駙總兵官何和哩卒，年六十四，命皇后等往弔之。帝於宮中大慟，曰：「佐吾創業，諸臣何不遺一人以送，我之終也。」是月，帝聞毛文龍兵渡朝鮮義州城西鴨綠江，入島中屯田，命正白旗固山副將楞額禮鑲紅旗固山遊擊兼副將事武善領兵一千往襲之。於途中獲一謀者，詰之，告曰：「晝則渡江入島，收獲；夜則斂兵過江，宿於義州西岸。楞額禮連夜領兵潛於山僻處前進，遂隱伏。至天明，料明兵已渡江，遂縱兵前進。明之偵探未及舉，礮傳

烽，楞額禮卽渡夾江突至其島，明國將士大驚，俱拋戈潰走。楞額禮等於陸地掩殺五百餘人，其餘爭入舟墜水皆溺死。楞額禮等盡焚其糧而回。

滿洲實錄卷八

乙丑，天命十年，正月，朝鮮國韓潤、韓義來降。潤父韓明廉與總兵官李國謀篡起兵攻王京，國王遣兵迎戰，為明廉等所敗，遂棄城而走。二人領兵入城，有李國部下中軍執二人殺之。明廉子潤與姪義脫走來歸，帝賜韓潤遊擊之職，韓義備禦之職，仍給妻、奴、房、田、牛、馬、財帛衣服一切應用之物。帝謂諸王曰：吾宗室中有拜珠、扈祐、星阿二兄者，昔日惟知貽我之憂，毫無裨益我也。又烏拉國岳母，滿泰貝勒妻，皇后之母也。及葉赫國岳母等，皆構其夫與我為難，有何益哉。雖然，愛敬之禮亦不可廢，遂令人請二兄，并岳母、皇姨、皇太后之貝勒及葉赫國布齊錦台什二人妻，入中宮，延二兄於上座，賀正旦，行家人禮，先拜二兄，後拜四媪，回至東榻下，鋪氈而坐。后妃三

人亦行婦禮畢，設宴，帝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后妃等亦遙跪，令宮婢勸飲，宴畢，仍賜二兄補服衣送還。帝聞明兵遣兵一萬，由海上至旅順，口葺城，駐兵，乃於正月十四日，命三王領兵六千克之，盡殺其兵，毀城而回。

二月，科爾沁宰桑貝勒子武克善、台吉送其妹來，與四王為妃。四王迎至瀋陽北岡，宴之。將至，帝與諸王及后妃等出迎十里，大宴入城，復設宴，以禮成配。因其送婚，遂優待之，賜以人口、金銀、蟒段、布帛、盛甲、銀器等物，令之還。三月，帝聚諸王大臣議，欲遷都瀋陽。諸王大臣諫曰：「東京城新築，宮廡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明國，從都爾弼，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瀋陽、渾河、通蘇克素護河，於蘇克素護河。」

上流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水族亦可捕取矣。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乃於初三日出東京駐虎皮驛。初四日至瀋陽是日有前遣去喀爾達富喀納塔裕三人招瓦爾喀部三百三十人而至。

初上命宗弟旺善副將達珠瑚徹爾格領兵一千五百討瓦爾喀部至是聞其保獲甚衆乃敗而迎之。於四月初二日出城初三日至必音行獵。四日至穆瑚覺羅會之宰牛八隻祭旗畢旺善等率衆軍叩見帝曰爾等所向俱利否旺善對曰仗汗洪福所到之處俱利遂叩首帝與三臣抱見畢乃以酒二百罍併所獲之獸百餘犒三軍及降民等而回。十三日至瀋陽北岡復宰牛羊四十酒四百罍設四百席大宴勞之。未時入地賞旺善達珠瑚徹爾格從征軍士每名銀五兩。

二十三日，帝設大宴，聚諸王訓之曰：「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後代子孫當世守孝弟之道，不可違也。其為長上者，居恆當和洽其子弟，為子弟者亦宜承順親愛，方可。至於上待下，下事上，務以真心實意愛敬之，慎勿懷虛假之念。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而居。若遇卑幼過嚴則卑幼者必無得所之時，雖薄少飲食亦當聚宴以聯和好。吾之所指示者此耳。汝等毋負朕言可也。」

六月二十七日，明毛文龍三百兵夜入耀州南蕎麥衝至官屯，方欲越牆時屯中未及準備，有青加努妻先執刀與納岱邁圖二人妻內擊車轅為首，登牆截殺其兵，敵人遂墜牆驚走。有守耀州總兵揚古利領兵盡追殺之。帝聞而奇之，乃宣至，賜青加努、納岱二人妻備禦之職，邁圖妻千總之職，以金帛牛馬列等重賞之，其名

自此播揚於國中。

八月命屯布噶阿爾岱茂海光實等率兵守耀州重修其城四人奉命修城將半有寧遠山海二處兵自天妃宮渡河夜半來攻守城諸將追殺直抵河上人馬溺死者甚眾獲馬七百匹盈甲器械無算屯布噶等獻功帝出迎十里宰牛八隻祭旗畢將所獲馬匹列等賞破敵諸將各賜銀牌一面其餘馬匹散與眾軍。

初命遊擊

代管副將事

博爾晉轄備禦衛齊扎努塞紐克袁諾通貴尼

堪領兵二十計東海南瑚爾哈部招五百戶而來帝聞之迎至渾河出征諸將並招來頭目叩見畢大宴乃還。

初命雅護喀木達尼二人領兵討東海北卦勒察部時獲人二千而來帝出城迎之大宴而回。

初九日科爾沁鄂巴聞察哈爾國林丹汗興兵來侵乃遣使馳書

於帝曰：向者我二國曾宰白馬烏牛，對天地歃血結盟，願合為一，
遇有敵兵，必互相救援。今聞南察哈爾與北阿祿會林丹汗舉兵，
於九月十五日，乘河未結，草未枯，來夾攻我。自去年欲探其興兵
之確實往告，不意汗已預聞，急遣伊沙穆乘二馬先來告。我今聞
舉兵已實，助兵多寡，惟汗裁之。其礮手火器，乞助千人。五部貝勒
中，吾不能盡知，獨洪巴圖魯急刈其木，欲與我合。吾所恃者，洪巴
圖魯巴林二人而已。其齋賽巴哈達爾漢皆有附察哈爾加兵於
我之意，彼若連兵而來，乘虛襲後，其睿算惟在汗也。帝覽畢，遂修
書答之曰：鄂巴洪台吉，汝用兵或多或寡，吾皆應之，不必過慮也。
蓋兵不在衆寡，惟在乎天。凡國皆天所立者也，以衆害寡，天豈容
之。但當整備城廓，守禦於城上，彼不能拔，必退。若折兵敗走，彼國
且危，即不敗而退，彼知難取，亦不敢復侵。汝自無虞矣。昔圖們北

薩克圖汗林丹之祖也曾征輝發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之

戰不勝而回以後無復敢侵凡兩軍交戰勝負難必有兵寡而欲出戰者此人必是怯敵欲其便於走也慎勿從之若據城待戰伺其攻城不拔而退乘機一戰以致勝者誠為英勇者也汝設欲與之和而圖無事者汝科爾沁貝勒等曾與圖們扎薩克圖和好至今屢屢來侵汝等何罪之有即與和以圖無事彼果有意侵汝即曰無罪彼遂能已耶明國朝鮮烏拉輝發葉赫哈達滿洲苟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得安居哉因我等諸國所恃惟城池也於初十日發礮于八人遣四使齎書往送之

初察哈爾車臣汗率孫林丹立盡奪實納明安部岱青車臣弟也人民岱青率其妻并六子扎爾布色稜公格實達達格爾瑪武爾占叛歸鄂巴洪台吉至是岱青子扎爾布色稜從科爾沁來謁帝賜蟒

衣四件，玲瓏金帶二束，甲十二副，刀二口，狴狴獬豸裘二領，貂皮百張，青鼠皮千張，海獺皮二張，又厚賜銀器段帛等物，令之回。

甘泉鋪南，海州所屬張屯漢人謀叛，密以人通毛文龍，文龍遣人三百，夜襲其屯。屯中滿洲人身無甲冑，與之戰，殺其四人，敵遂敗走。時防海州邊將齋沙武爾坤聞礮聲，即領兵追之，殺兵百七十人。十七日，帝因臣民有嗜酒者，遂降旨諭之曰：「自來曾聞飲酒之人，於飲中得何物，於飲中增何藝，如是裨益者有耶？飲酒者與人爭鬪，以刀傷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墜馬傷其手足，折其頸項而死，或為鬼魅所壓而死，或縱酒成疾而死，或仆於途路而失衣冠，或得罪於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毀敗其器具，消落其家業者有之，似此種種無益，吾嘗聞之矣。況飢時飲酒，不能飽也，炊爨可食，餽飫可食，夫酒與食同是五穀所造，酒能傷人，食能飽人，何不

食其飽人者而飲此傷人之酒也。愚者飲之喪身，賢者飲之敗德，更且見罪於君上。至於夫飲而為妻憎，妻飲而為夫惡，奴僕因之而逃亡，飲酒有何美哉！古之賢者有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佞言聳人之聽，必壞道；旨酒美人之口，必敗德。可勿戒歟！初，命子阿拜塔拜巴布泰領兵一千，征東海瑚爾哈部二路，進兵俘其衆一千五百。十月初四日，乃至帝出城迎之大宴而回。十一月初五日，鄂巴洪台吉遣五使告急曰：林丹汗舉兵來侵，其勢已迫。帝遂調各路軍士，於初十日，率諸王大臣領大兵往助之。至開原鎮北關，閱兵馬，因先射獵之故，馬甚羸，乃選精騎五千，命三王四王阿巴泰、濟爾哈朗、阿濟格、碩託、薩哈廉、象台吉等領兵往助。帝率大軍還都，三王等兵至農安塔地時，林丹汗圍鄂巴城已數日，攻之不下，聞滿洲援兵至，倉皇夜遁，遺駝馬無算，圍遂解。

諸王乃還。

太祖率兵攻寧遠

丙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諸王等統大軍征明國。十六日，次於東昌堡。十七日，渡遼河，於曠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絡繹，首尾莫測，旌旗劍戟如林。有前鋒至西平堡，獲哨探，問之，告曰：明之兵右屯衛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三千，此外人民隨處而居。大兵將至右屯衛，守城參將周守廉率軍民已遁。帝遣將八人領步兵四萬，將海岸積糧，俱運貯右屯衛。大兵前進，錦州遊擊萬聖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並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軍民大懼，焚房穀而走。二十三日，大兵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大路，安營，縱所俘漢人入寧遠，告曰：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爾眾官若降，即封以

高爵。寧遠道袁崇煥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寧錦二城乃汗所棄之地，吾修治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二十萬，虛也。吾約有十三萬，亦不以爾為寡也。帝即令軍中備攻具，於二十四日，以戰車覆城下。進攻時，天寒，土凍，鑿城已穿而不墮，軍士奮力攻打。寧遠道袁崇煥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鎗礮藥礮雷石齊下，死戰不退。滿洲兵不能進，少卻。次日復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遊擊二員，備禦二員，兵五百。

武訥格敗覺華島兵

二十六日，聞明國關外之兵，所需糧草，俱屯於覺華島。離寧遠南十六里

遂命武訥格率八固山，蒙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見明國守糧參將姚撫民、胡一寧、金冠、遊擊李善、張國青、吳玉於冰上安營，鑿冰十五里，以戰車為衛。我兵從未鑿處進擊，遂敗其兵，盡殺之。又有

二營兵，立於島山之上，遂衝入，亦盡殺之，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乃還大營。二十七日，帝還至右屯衛，將糧草盡焚之。二月初九日，至瀋陽。帝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一，遂不憚而歸。

三月初三日，帝曰：吾籌慮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於治道，國勢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功勳正直之人，有所顛倒，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盡心為國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謹於政事否？又每當詳察敵國之情形，當此晝夜籌畫之際，有啓沃朕心，暨精練行軍者，入而盡言可也。若可與言者，告以朕意，俾伊亦抒所見之對，其勇者聞朕言，俾從而識之。大凡語言有間論之，而深切於理者，亦有粗言之，而可喻於精者，或有其人，既不能言，又無勇敢，仰視吾面，坐聽吾言，豈不令人鬱悶耶？彼之才具器局，

吾已知之矣，將欲觀面斥之，恐其難堪，故不出諸口也。諺有云：一人善射，十拙隨而分肉；賢人理治之國，而彼坐享之，勇者陣獲之物，而彼坐分之，誠如苗之有秀也。此等之人數，至吾前何為也。

四王口口射死囊努克

初，帝與五部貝勒等盟，曾言若征明，與之同征，和則與之同和。後五部貝勒等背盟，私與明和，殺滿洲斥境軍，獻首於明國，多受其賞。又屢劫滿洲使者財物牲畜，由是與之為惡。於四月初四日，率諸王大臣，統大軍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邊渡遼河，安營，選精騎，今諸王率之急進，尋其居處，親率眾軍繼之。於初六日，天暮，星夜前驅，次日天明，分兵八路並進，前鋒四王二王阿濟格、台吉碩託、台吉先至。囊努克寨，囊努克乃喀爾喀巴林部落葉赫巴圖魯幼子。囊努克領從者數人棄寨而走。滿洲諸王隨後追之，囊努克且戰且走，忽背後一王突

至，囊努克未及避，被射死於馬下。射之者，及四王也。後大兵續至，取環近屯寨，收其牲畜。初九日，令大王二王四王暨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碩託薩哈廉象台吉等，領精兵一萬，往實喇木倫，遇有人民即收之，如馬力不及，則回復令三王及八固山諸將率兵二千，繼前去諸王而進。諸王馬乏，欲進不能，未至其地而返。三王乘夜續進，與回兵之路相友，遂渡實喇木倫河，收穫牲畜無算，乃還大營。帝率兵回至瑚璋河邊安營。五月初一日，宰牛八隻祭旗畢，初二日，喀爾喀巴林部落拉班塔布囊與弟得爾格爾率百戶人來降。拉班兄弟原係古爾布什所屬。是日將所獲人畜五萬六千五百，俱列等賞給將士。

明將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城守巴布泰，敗之，殺兵千餘，生擒遊擊李良美。帝聞鞍山有警，即夜入瀋陽，諸王俱向鞍山進發，至途

中聞敵兵已敗，乃回。十二日，明將毛文龍復遣兵襲薩爾浒。初更，攻城南門，城中矢礮齊下，明兵少卻，而我國總兵官巴篤禮自山向下吶喊而入，敵遂敗，遂殺其兵二百餘。

十六日，帝聞科爾沁部鄂巴、洪台吉來叩見，以鄂巴乃一國貝勒之長，卽令三王、四王并衆台吉等遠迎之。行三日，過於中固城，行接見禮。大宴畢，至范河郊外，鄂巴亦宰牛羊以宴諸王。次日，諸王復設宴答之。二十一日，鄂巴將至，帝詣廟，乃出郭迎十里，陞帳。鄂巴率部屬列於帳前，同和爾和岱拜思噶爾二台吉進見，叩首。鄂巴復詣帝膝下，再拜，抱見，帝離坐答之。和爾和岱拜思噶爾二人隨之，亦各如此。見畢，復位而跪。帝問台吉等安否，後諸王亦依次行接見禮。鄂巴等獻貂皮貂裘，駝馬曰：我等文物俱被察哈爾喀、爾喀兩處之兵掠去，竟無堪獻者。帝曰：彼二部兵原為貪得而來。

掠其所有，不待言也。今爾我無恙，得相會足矣。遂大宴畢，各賜雕鞍馬匹，金頂帽錦衣金帶。鄂巴大喜曰：「今蒙賜太重，吾等恐明日仍當取還，是以且喜且誅，而未敢深信也。」帝曰：「此微物耳，何足為意，但以後賜與之物，或隨意持贈而已，其物恐未必甚佳，爾等若見諸王中衣服器具之佳者，即向索取，當不爾靳也。」遂與鄂巴等同入城，每日設宴待之甚厚。鄂巴令和爾和岱拜思噶爾二人問諸王曰：「汗曾許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也。」諸王轉奏之，帝乃擇定，大設宴具，匱資以圖倫台吉女敦哲妻之。圖倫乃達爾漢巴圖魯貝勒子，帝姪也。

六月初六日，宰白馬烏牛，與鄂巴結盟，誓曰：「我本順天安命之人，因被明國并察哈爾喀爾喀部欺凌，難於隱忍，乃告昭於天，天遂祐之。又察哈爾喀爾喀連兵侵科爾沁部，鄂巴亦蒙天祐，今鄂巴積怨二部，來與我共議國事，彼此俱受困厄之人，蓋天俾相合也。」

如能體天心相好不替而無欺誑者天必眷之不然則天必咎之
降以災厄和好後子孫有敗盟者天亦以災危咎其人如克敦盟
好天自永為眷顧鄂巴誓曰天俾鄂巴得興復前代帝王疆土公
正明汗契合今以盟言告天吾科爾沁貝勒等自事扎薩克圖汗
以來效忠於察哈爾喀爾喀未有纖微過惡今欲相好而不得彼
惟知劫殺不已將我科爾沁部諸貝勒虜殺幾盡又無辜而殺我
達賴台吉後齋賽又殺我六貝勒因屢被劫害不圖和好吾等故
成敵也彼又謂我敢於相抗合兵相加幸皇天默佑獲免又得滿
洲汗協助吾不敢忘天所祐汗所助故來此謁汗祝天地盟好若
渝盟忘恩仍與察哈爾喀爾喀相和者天降以災厄如踐盟言不
忘汗恩天必眷之後之子孫倘有敗盟者皇天亦以災厄罪其人
如守盟言世好不替天自永為之眷顧時宰牛馬盟於渾河岸當

天焚香獻牲。帝率鄂巴三跪九叩首，畢，將二誓書宣於眾焚之。

初七日，大宴鄂巴，賜以汗號。帝曰：為惡者天必咎之，故令國勢衰敗，為善者天必祐之為君，而國乃興矣。總之主宰在天，察哈爾起兵侵害鄂巴，賴皇天祐之，當時昆仲奔北，鄂巴獨力抵敵，吾故順天道，賜名土謝圖汗。其兄圖梅為岱達爾漢弟布塔齊為扎薩克圖都稜和爾和岱為青卓禮克圖，復賜盛甲，并四季衣服，各種銀器，雕鞍，蟒段，布帛。鄂巴等謝賜號之恩。

初十日，土謝圖汗留妻敦哲自回本國，帝率諸王大臣送之。路經一宿，設大宴，至蒲河南崗處，令大王、二王送至鐵嶺，駕遂還。

二十四日，帝訓諸王曰：昔我寧古塔諸貝勒及棟鄂完顏哈達葉赫烏拉輝發蒙古，俱貪財貨，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爭奪，戕害，以至於敗亡，不待我言，汝等豈無耳目，亦嘗見聞之矣。吾以

彼為前鑿，預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毋得私有所取。若聘民間美女及購良馬者，須加厚賞之。凡軍中所獲之物，毋隱匿，必分給於眾。當重公忠而輕財貨，此言朕嘗為訓誡，慎毋遺忘。而行貪曲之事，至諸王昆弟中有過，不可不極力規諫，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諫其過，誠為同心共事人也。昔衛鞅云：「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又忠經云：「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既形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凡事勿謂小而無患，不知由小及大，有害於國者多也。凡我訓言，無非成就汝等，豈欲貽誤於汝等耶？」昔宋劉裕謂羣臣曰：「自古明君賢相，皆由困而亨，舜發畎畝，傳說舉版築，膠鬲舉魚鹽，百里奚食牛，天意何居？」羣臣對曰：「君相之任，大任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心志，使之遍慮事物，而內不得安，勞筋骨，使外不得逸，餓體膚，使食不得充，所以動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是人而為君，必能達國事；是人而為相，必能悉民隱，
天意如此而已。若人之言誠為善，識天意者也。以歷艱苦者為君，
致令國受其福，以享安逸者為君，致令國其苦。受天見我國之民眾
甚苦，故降吾身歷盡艱辛，使之推己以及民，吾艱苦所聚之民，恐
爾諸王多享安逸，未知艱苦，致勞吾民也。不知有德政，方可為君
為王，否則君王何以稱也。吾昔日曾將所慮及之言，明訓土謝圖
畢，既而曰：恐汝介意，得毋以人孰無心，何為此諄復也。土謝圖對
曰：以苦言誨人，令其流涕者，愛之也；以甘言誨人，令其悅怡者，不
愛之也。今汗愛我，而有此訓，天若亡我，我或忘之矣。吾心決不敢
忘。土謝圖曾有此言，爾諸王亦如此心，領所訓，承我基業，而篤行
之可也。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會寧府，在白山之東謂太子曰：汝
勿憂也。國家當以賞示信，以罪示威，尚賞積貨，農夫積粟，爾八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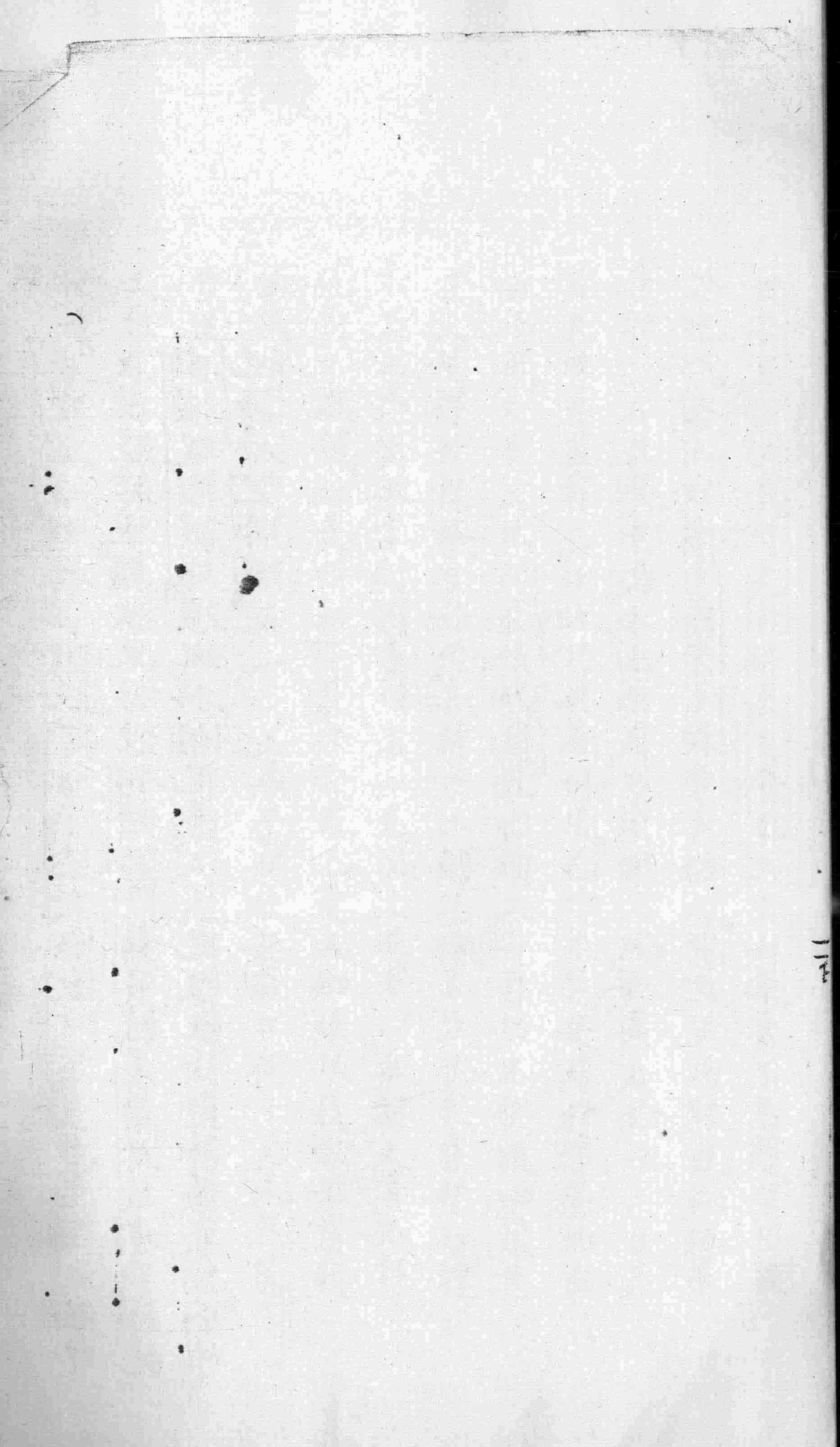
山四大王繼我之後，亦效彼之嚴守法度，信賞必罰，使我不與國事，得坐觀爾等措置，以舒其懷可也。言畢，書訓詞與諸王。

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詣清河溫泉坐湯。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遂乘舟順太子河而下。遣人召后迎之於渾河，相遇，至艾家堡，離瀋陽四十里。

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國政及子孫遺命，預有告誡，臨終遂不言。及羣臣更番昇奉，夜初更，至瀋陽入宮中，諸王大臣并官民號慟不絕。帝后原係葉赫國主楊機努貝勒女，崩後復立烏拉國滿泰貝勒女為后。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智，終為帝之文明所制，留之恐後為亂階。預遺言於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后，初遲疑未決，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后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泣謂諸王

曰吾自十二歲侍先帝錦衣玉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
於地下吾二幼子多爾袞多鐸當善撫之諸王汝而對曰二幼弟
吾等若不友愛是忘父也豈有不善撫之理於是后於十二日辛
亥辰時自盡壽三十七乃與帝同殞已時出宮安厝於瀋陽城內
西北角又有二妃阿古根代因孔亦殉之帝自幼不飲酒心懷中
正文德深於謀略善於用兵騎步二射絕倫勇力出眾睿智如神
不思而得聞微言創國書順者以恩撫之逆者以兵討之賞不計
仇罰不避親如是明功賞嚴法令推己愛人鋤強扶弱敬老慈幼
恤孤憐寡人皆悅服自二十五歲奮跡崛起帶甲僅十三人然侵
伐從不施無罪者天故祐之削平諸部及征明國得遼陽廣寧地
又征蒙古威名大震有光於祖考興國開疆以創王基太祖未卽
位時先娶之后生長子褚英賜號阿爾哈圖圖們次子代善號古

英巴圖魯。繼娶后所生莽古爾泰。德格類。中宮皇后生皇太極。卽
大聰皇帝也。繼立之后。生阿濟格。多爾袞。號墨爾根岱青。多鐸。號
額爾克楚虎爾。皇妃生阿巴泰。又三妃生五子。阿拜。湯古岱。塔拜。
巴布泰。巴布海。



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韻

昊天有成命長白肇嘉徵實錄內首載長白山約高二百里週圍

降仙女於長白山東北布庫哩山下有神鵲銜朱果吞之成孛生

男生而能言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令汝定亂可往彼處將所生

緣由一一詳說乃與一身順流而下言訖不見時長白山東南鄂

謨輝三姓爭雄聞之往見果非常人異而詰之答曰我乃天女所

生姓愛新覺羅天降我定汝等之亂眾皆驚異遂擁回三姓草創

人息爭共奉為主以女妻之定號滿洲實我朝發祥之始也

大東始規模方夏膺旅猶五百闕甲未十三增實錄內載我太祖

嚴心性忠實剛果武勇蓋世用兵如神初起止遺甲十三副兵不

滿百克圖倫城後攻納申完濟漢亦僅率兵四百思威並行順者

以德服逆者以兵臨於是削平諸部後攻圖遠先靖近捫創更鼓

克明國遼東諸城建都盛京帝業遂定

升實錄內載攻翁鄂洛城時太祖升屋督戰被敵箭中首透盃即

眾見被傷欲扶回太祖恐敵知覺勿令近前項血湧出太祖以手

搥箭眼拄弓從容下屋每恭讀實錄至此未嘗不流涕動心其後

兵力漸強太祖欲復先世之仇乃書七大恨告天興

兵親冒矢石授方略大破明師二十萬於薩爾滸山遂因書七恨

便以進十乘有戰無不克惟仁是用興艱難思祖德繼續勵孫承

重繪傳奕世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敬貯乾清宮恐子孫
本恭送盛京尊藏傳之奕世以式重繪二本以一本貯上書房一
之艱難茲復命敬繪此冊貯之避暑山莊以便披閱永凜守成

毋忘凜日兢